

The Nectar of Govinda-lila

哥文達逍遙之甘露



聖施瑞瑪·巴提維丹塔·拿茹央那·瑪哈拉傑

(Sri Srimad Bhaktivedanta Narayana
Maharaja)

目錄

介紹

吉祥禱文

第一章 — 總是想著我

第二章 — 成為我的奉獻者

第三章 — 崇拜我及頂拜我

第四章 — 立春

第五章 — 黑夜終結時份的靈性修習

第六章 — 鸚鵡

詞匯

介紹

我們現在極為欣喜地向我們的忠實讀者，呈獻這第三版英語版的《哥文達逍遙之甘露(The Nectar of Govinda-lila)》。這些資料原是我們現代最傑出的偉大奉獻者(Vaisnava)老師之一，我們摯愛的靈性導師(Gurudeva)－噢姆，主維施努蓮花足下(om visnupada)的至尊天鵝(paramahansa)，雲遊四海的典範師(parivrajakacharya)，破除物質欲望(astottara-sata)的聖施瑞瑪·巴提維丹塔·拿拉央那·瑪哈拉傑(Sri Srimad Bhaktivedanta Narayana Maharaja)－於一九九零年至九一年以印度語講授。

聖拿拉央那·瑪哈拉傑是直接源自至尊主本人的師徒傳系中，一位堅定忠誠的靈性導師，他宏揚源遠流長的奎師那知覺這門學問已有六十餘年。他自一九九六年起出訪印度境外多個國家，啟蒙無數追求靈性的人並賜予他們煥然一新的激勵。他以印度語及英語出版了大量文學典籍，然而，正是他的談吐品質令他尤其出眾。聖靈性導師具有獨特的能力，能夠解釋高迪亞偉大奉獻者(Gaudiya Vaisnava)哲學的精妙要點，也具有簡直是超乎尋常的能力，能夠描述神聖愛侶－聖茹阿妲-奎師那(Sri Radha-Krsna)－的逍遙時光。本書的講課是這些天賦的完美例證，正因如此，我們堅信這本刊物將會證明，本書對懇切渴望在靈性生活求取進步的人大有助益。

聖靈性導師和他的摯友及訓示靈性導師，已進入永恆逍遙時光，唵。於主維施努蓮花足下的聖施瑞瑪 A.C. 巴提維丹塔·史華米·帕布帕德(Pravishta Nitya-lila Om .Sri Srimad A.C. Bhaktivedanta Swami Prabhupada)的共通之處是，兩者都堅決要在現代社會傳揚古印度的靈性教導。聖帕布帕德獨力於極短時間內—從他一九六六年首次踏足西方直至一九七七年離開這個世界—把奎師那知覺的教導傳遍整個世界。他的翻譯和著作為偉大奉獻者教義的文學文獻訂下了標準，我們誠心祈求他會滿意本書。

在此衷心感謝拉瓦嘎-拉塔·達斯(Lavanga-lata dasi)編輯這個新版、山緹·達斯(Santi dasi)和基威哈瑞·達薩(Giridhari dasa)校對最後底稿、阿杜拉-奎師那·達薩(Atula-krsna dasa)和阿南塔-奎師那·達薩(Ananta-krsna dasa)核對梵文、奎師那-沛摩·達薩(Krsna-prema dasa)設計新封面及蘇巴拉-薩卡·達薩(Subala-sakha dasa)提供聖靈性導師的新照片。我們謹代表眾多為高迪亞維丹塔(Gaudiya Vedanta)出版社服務的奉獻者，向聖靈性導師上呈這本刊物，祈求他會為我們的努力感到高興。

偉大奉獻者的滿腔熱忱的僕人，沛摩-威拉薩·達薩(Prema-vilasa dasa)

二零零三年十月五日，於柏攀古-薩艾卡達斯斷食日(Papankusa-ekadasi)

在牧牛女之王之家(Gopinatha bhavana)，聖溫達文(Sri Vrndavana)

吉祥禱文

(Mangalacara)

om ajnana-timirandhasya / jnananjana-salakaya

caksur unmilitam yena / tasmai sri-gurave namah

我向靈性導師致以最謙卑的頂拜，他以知識的火炬，復明我那被愚昧黑暗蒙蔽的雙眼。

vancha-kalpa-tarubhyas ca / krpa-sindhubhya eva ca

patitanam pavenebhyo / vaisnavebhyo namo namah

我向偉大奉獻者(Vaisnavas)頂拜，他們仿如能夠實現眾生願的如願樹，並對受條件限制的靈魂滿懷慈悲。

namo maha-vadanyaya / krsna-prema-pradaya te

krsnaya krsna-caitanya-namne / gaura-tvise namah

我向主柴坦亞·瑪哈柏佈(Sri Caitanya Mahaprabhu)頂拜，祂是奎師那(Krsna)本人。祂採用了斯麗瑪緹·茹阿迪卡(Srimati Radhika)的金黃膚色，並慷慨地施贈奎師那純粹的愛(krsna-prema)。

he krsna karuna-sindho dina-bandho jagat-pate

gopesa gopika-kanta radha-kanta namo 'stu te

我向主奎師那頂拜，祂是恩慈之洋，傷心人之友和一切創造之源。

祂是牧童(gopas)的主人，也是以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為首的牧牛姑娘(gopis)的情人。

tapta-kancana-gaurangi / radhe vrndavanesvari
vrsabhanu-sute devi / pranamami hari-priye

我向斯麗瑪緹·茹阿迪卡頂拜，她的膚色有如熔金，也是溫達文(Vrndavana)之後。她是維莎巴努大君(Vrsabhanu Maharaja)的千金，極受主奎師那鍾愛。

ha devi kaku-bhara-gadgadayadya vaca
yace nipatya bhuvi dandavad udbhatartih
asya prasadam abudhasya janasya krtva
gandharvike nija gane gananam vidhehi

甘妲薇卡女神(Devi Gandharvika)啊!我於全然絕望中如棍子般倒地，以哽塞的聲音謙卑地懇求你仁慈對待這個愚人，並視我為你所有。

anga-syamalima-cchatabhir abhito mandikrtendivaram
jadyam jaguda-rocisam vidadhatam pattambarasya sriya
vrndaranya-nivasinam hrdisasad-damabhir amodaram
radha-skandha-nivesitojjvala-bhujam dhyayema damodaram

祂黑色的身體光芒尤勝嬌艷美麗的藍蓮數百萬倍，祂燦爛奪目的黃衣服令金色昆庫瑪(kunkuma)的光華黯然失色。祂居於溫達文，搖曳生姿的五彩(vaijayanti)花環點綴著祂的胸膛，而祂輝煌亮麗的

左手攔在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右肩上一我冥想那位主達莫達爾 (Sri Damodara)。

bhaktya vihina aparadha-laksyaih
ksiptas ca kamadi-taranga-madhye
krpa-mayi tvam saranam prapanna
vrnde numaste caranaravindam

我全無奉愛，冒犯無數而罪惡累累，正在物質存在之洋中，被色欲、忿怒、貪念等等的洶湧波濤怒擲不已。因此，仁慈的溫達女神 (Vrnda-devi) 啊！我托庇於你，並頂拜你的蓮花足。

gurave gauracandraya / radhikayai tad-alaye

krsnaya krsna-bhaktaya / tad-bhaktaya namo namah

我向靈性導師、主高拉祭鐸(Gauracandra)、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和她的同遊、主奎師那和祂的同遊、也向所有偉大奉獻者頂拜。

vairagya-yug-bhakti-rasam prayatnair

apayayan mam anabhipsum andham

krpambhudhir yah para-dukhka-dukhki

sanatanam tam prabhum asrayami

我不願飲用含有棄絕的奉愛(bhakti)甘露，但是聖薩拿坦·哥斯華米(Sri Sanatana Gosvami)身為慈悲之洋，無法忍受他人受苦而使我飲用甘露。故此，我托庇他為我的靈性導師。

sri-caitanya-mano' bhistam / sthapitam yena bhutale

svayam rupah kada mahyam / dadati sva-padantikam

聖茹帕·哥斯華米(Sri Rupa Gosvami)在這個世界確立了那實現主柴坦亞·瑪哈帕布心底欲望的使命，他何時才讓我托庇於他的蓮花足下？

yam pravrajantam anupetam apeta-krtyam

dvaipayano viraha-katara ajuhava

putreti tan-mayataya taravo 'bhinedus

tam sarva-bhuta-hrdayam munim anato 'smi

我向聖舒卡兒瓦·哥斯華米(Sri Sukadeva Gosvami)頂拜，他能夠進入眾生心中。當他未經接受聖線等淨化程式便離家時，他父親維亞薩(Vyasa)呼喊：「我兒啊！」只有樹木迴響著他的叫喚，彷彿它們也陷於相同的離愁別緒中。

tavaivasmi tavaivasmi / na jivami tvaya vina

iti vijnaya devi tvam / naya mam caranantikam

我是你的！我是你的！我不能沒有你而活下去！女神(茹阿妲)啊！請瞭解這點並帶我到你的蓮花足下。

第一章

總是想著我

man-mana bhava



最近，我們因至尊主(Bhagavan)的意願，而必須離開溫達文(Vrndavana)聖地一段時間，但是不論我們去什麼地方，總是惦記著溫達文。經典描述了眾多聖地，但是在整個宇宙之中，沒有其他地方有如溫達文。認識溫達文榮耀的人都會明瞭這點，尤以蒙受溫達文恩慈者為甚。聖帕布達南達·薩拉斯瓦緹(Srila Prabodhananda Sarasvati)在他的著作《聖溫達文讚(Sri Vrndavana-mahimamrta)》內敘述，溫達文是我們的一切，不僅是溫達文村，而是整個巴佳區域(Vraja-mandala)。尤以南達村(Nandagrama)、瓦薩拿(Varsana)、茹阿妲聖湖(Radha-kunda)、夏瑪聖湖(syama-kunda)、高山之皇哥瓦爾丹(Giriraja-Govardhana)：這全都包括在溫達文內。主奎師那(Sri Krsna)和祂的永恆同遊，在此上演全然獨特的逍遙時光。

為了明白這些事情，《博伽梵歌(Bhagavad-gita)》的訓示是為基石。這個基礎上建有十二層樓的《聖典博伽瓦譚(Srimad-Bhagavatam)》宮殿。下有九層樓或篇章，上有兩層樓或

篇章，而中間就是第十層，即第十篇。其中有九十個不同的樹林(kunjas)，那是第十篇的章節。而中央是五個特別的房間，那是描述娜莎(rasa)之舞的五個章節，奎師那和茹阿妲(Radha)在此享受情意綿綿的逍遙時光。那看似是茹阿迪卡(Radhika)在侍奉奎師那，但實際上卻是奎師那在侍奉她。要是欠缺了《博伽梵歌》訓示為基石，我們便會以世俗角度去理解這些命題而糟蹋一切。

我們在《梵歌》(18.65)看到這個詩節：

man-mana bhava mad-bhaktō

mad-yajī mam namaskuru

mam evaisyasi satyam te

pratijane priyo si me

全心全意專注於我，成為我的奉獻者，崇拜我，頂拜我，你便肯定會來到我處。因為我非常鍾愛你，於是我對你作出這個承諾。

這是《博伽梵歌》所有詩節中最好的。我們不應該視隨後的詩節(18.66)最好：

sarva-dharman parityajya

mam ekam saranam vraja

aham tvam sarva-papebhyo

放棄所有宗教形式—世俗或出世的、軀體或思想的、與四社會及四靈性晉階職務有關的(varnasrama-dharma)、崇拜半神人和女神的、甚至是崇拜拿拉央那(Narayana)和杜瓦卡迪斯(Dvarakadhisa)—獨一無二的來托庇於我。

雖然這是最後一個詩節，而奎師那在告訴我們要放棄我們的職務，我們或會認為有些罪惡反應降臨到我們身上。但是奎師那說：「我為此負責。我會免去你的所有罪孽。」我們令雙親落淚，令我們的兄弟親友落淚，妻子令丈夫落淚，丈夫令妻子落淚，不履行我們的社會責任，而不遵循四社會及四靈性階層完全是反宗教的(adharma)。誰若這樣做，罪惡反應便會降臨。但是奎師那說：「我承諾會立即免去你的一切罪惡反應。」

我們將會在此描述的詩節：「總是想著我…」

「man-mana bhava…」甚至比這個詩節更勝一籌。「sarva-dharman parityajya…」這詩節傳授了奉愛皈依(saranagati)的訓示，但是這個詩節所賜予的是那種皈依的成果，因而更加崇高。

當我們仔細閱讀《梵歌》，尤其是閱讀我們典範師(acaryas)的注釋，我們看到《博伽梵歌》的訓示共有五級。首先是傳授給芸芸眾生的一般訓示。之後是機密(guhya)，繼而是更機密(guhyatara)，之後是最機密(guhyatama)，最後是一切機密中最機密的(sarva-guhyatama)。這些訓示並非以詳盡形式傳授，而是以

扼要詩節(sutras)的形式。

sarvopanisado gavo

dogdha gopala-nandanah

partho vatsah sudhir bhokta

dugdham gitamrtam mahat

《博伽梵歌注釋》(Bhagavad-gita-mahatmyam)(5)

所有經典—《韋陀經(Vedas)》、《宇宙古史(Puranas)》、《奧義書(Upanisads)》—就像母牛，而阿諸那(Arjuna)就是小牛。母牛先餵小牛一點牛奶，她因而平靜安寧。然後，主奎師那這擠奶人便可以為母牛擠奶，並把剩餘的牛奶留置一旁。這些剩餘的牛奶要給誰？正是智慧純粹的人(sudhi)。誰有純粹的智慧？這個世界的偉大科學家和學者嗎？《博伽瓦譚》並沒有這樣說。祂用了 sumedhah 一詞，而誰是 sumedhah？正是那些履行對至尊主奎師那(bhagavad-bhaja)的崇拜，也擅於品嚐對主奉愛心(rasika)的甜美甘露之人。立志以崇拜至尊主為生命精髓者，實為純然睿智，其餘的都只是傻瓜。

他們怎麼是傻瓜？Go-kharah—驢子是動物之中的傻瓜。當我們最近從德里回來時，看見一隻狗坐在一頭驢子上面，只在環視四周。那頭驢子就只悠閒地繼續上路。因此，那頭驢子是個大傻瓜。人們把他們的所有垃圾和重擔，都負在驢子身上，而牠就背負著一切。牠完全不使用牠的前腿，但卻事事都用後腿，例如牠想要踢人。

若你叫牠向前走，牠卻向後走，若你叫牠向後走，牠卻向前走。牠就是這樣的傻瓜，不崇拜至尊主的人同樣也是傻瓜。那麼誰是智者？只有那些投入崇拜至尊主的人。

母牛先餵過小牛一點牛奶後，奎師那把剩餘的牛奶放在壺內，留給祂鍾愛的純粹智者(sudhi)。直至目前為止，牛奶是《梵歌》的訓示，但是還有其他：牛奶的表層會是精華所在，即奶油。攪拌奶油便會製成非常軟滑漂亮的黃油，隨之也會產生一些廢料。把黃油放到爐火上，最後，我們會得到什麼？純淨黃油，即酥油。我們無法把酥油再製成另一製品，那就是精華。

維亞薩(Vyasa)把奶油交給舒卡兒瓦(Sukadeva)，對他說：「我兒，攪拌它。」舒卡兒瓦拿起攪拌棒緩緩攪動，直至製成了黃油。他廣施這些以《聖典博伽瓦譚》前九篇為形式的黃油，但是有些人說：「我們不會要黃油，我們只會接受黃油的精華。」

他便把《博伽瓦譚》餘下的部份傳授給他們，因此，《博伽瓦譚》餘下的部份更加偉大。他在《聖典博伽瓦譚》所傳授的，在《韋陀經》和《奧義書》看似遍尋不著，但是事實上都在其中。那是以何種形式存在呢？正如酥油遍存牛奶之內，這精華也存於《梵歌》、《奧義書》、《韋陀經》、《宇宙古史》和《羅摩衍那(Ramayana)》之中。然而，擠取這些牛奶，然後製成黃油而最後是酥油，這並非一件尋常任務。《聖典博伽瓦譚》內，描述娜莎之舞(rasa-lila)、牧牛姑娘之歌(Gopi-gita)、Bhramara-gita(茹阿妲因與奎師那分離，處於癡迷狀態中，而對一隻大黃蜂說話)，還有Uddhava-sandesa(奎師那遣烏達瓦到溫達文給牧牛姑娘送一個資

訊)的五個章節，都是他造的漂亮酥油。而在這個世界上，他給了誰？他沒有將之給予不合資格者，卻唯獨是那些具有資格者。

至尊主奎師那向普羅大眾說：

yuktahara-viharasya

yukta-cestasya karmasu

yukta-svapnavabodhasya

yogo bhavati duhkha-ha

《博伽梵歌》(6.17)

不要過食、過睡，工作和玩樂要有節制，否則你將不能臻達那稀有瑜伽(yoga)，即靈魂與其創造主的相會之地。在這種概括的知識之中，祂傳授了我們並非這些軀體等知識。要疏離軀體的欲望，也不要為滿足軀體的欲望而行事。

jatasya hi dhruvo mrtyur

dhruvam janma mrtasya ca

《博伽梵歌》(2.27)

人出生後定會死亡，之後他定會再度投生。阿諸那為每個人落淚—為他的兒子、妻子、親戚朋友—我們也為此落淚。

asocyan anvasocas tvam

prajna-vadams ca bhasase

gatasun agatasums ca

nanusocanti panditah

《博伽梵歌》(2.11)

智者既不為生者，也不為死者而絕望。人人終究一死，今天不離世，便會於明天或後天離世。別為他們哭泣或擔憂，因為軀體之內就是靈魂。

nainam chindanti sastrani

nainam dahati pavakah

na caiman kledayanty apo

na sosayati marutah

《博伽梵歌》(2.23)

靈魂不為任何武器所傷，火不能灼，水不能溺，風不能蝕。靈魂永恆，而軀體終究難免一死，故毋為軀體過於操心。

當然，人可以這樣為之擔憂：在得到啟蒙並覺悟到至尊主賜予這個軀體作為廟宇之後，為了要履行靈修(bhajana)，便應該照顧這個軀體。我們應該保持清潔及加以護理，否則便會無法從事靈修。如此照顧軀體並無不妥，但是應該以疏離的心態而行。至尊主最後會要回軀體，我們終究要歸還。祂會問：「我把如斯稀有珍貴

的人類形體給了你，你用來做了什麼？」

因此祂說了這樣的詩節：

ya nisa sarva-bhutanam

tasyam jagarti samyami

yasyam jagrati bhutani

sa nisa pasyato muneh

《博伽梵歌》(2.69)

當世人沉睡時，聖人覺醒於自我覺悟之中，而當聖人入睡，世人覺醒於感官享樂之中。因此，你應該僅為至尊人格首神作超然的奉獻服務(bhagavad-bhajan)，視悲喜如一，繼續履行你的職責。概括性的訓示到此為止。

隨後是機密訓示，即梵的知識(brahma-jnana)。靈魂(atma)是梵，本性屬靈。

sthita-prajnyasya ka bhasa

samadhi-sthasya kesava

sthita-dhikim prabhaseta

kim asita vrajeta kim

《博伽梵歌》(2.54)

阿諸那問：「意識專注於梵的人有何特徵？他如何說話，坐姿如何，步姿又如何？」

第十八章作出了結論：

brahma-bhutah prasannatma

na socati na kanksati

samah sarvesu bhutesu

mad-bhaktim labhate param

《博伽梵歌》(18. 54)

處於梵者看見靈性遍存萬有，而心想：「我也是梵。」他這樣想，便會冥想梵，而不再感到悲喜。不管有何狀況，他也安然處之，並將意識與梵融合。

karmany evadhikaras te

ma phalesu kadacana

《博伽梵歌》(2. 47)

繼續履行你的職責，而不要欲求勞動的成果。一般而言，這便是梵的知識。

繼而便是更為機密的超靈知識(paramatma-jnana)。生命體有兩種，即犯錯的(ksara)和不犯錯的(aksara)，然後還有至尊人物

(purusottama)。至尊主就是至尊人物，祂居於眾生心內，大小有如拇指。冥想著祂，若你不能臻達祂，再嘗試。要屢敗屢試。

kleso dhikataras tesam

avyaktasakta-cetasam

《博伽梵歌》(12.5)

我以前向你提過的那個無形無相的梵—不要去那裏！小心！試圖把你的意識依附於無形無相的事物難上加難。相反，要冥想心中超靈，而與祂連繫的就是真正的棄絕者(sannyasi)和真正的瑜伽師(yogi)。

sa sannyasi ca yogi ca

na niragnir na cakriyah

《博伽梵歌》(6.1)

僅只履行火祭或輕頌「梵的微光(aham brahmasmi)」，都不會成為真正的棄絕者。這全是更為機密的。

而最機密的是在第九章內傳授。本章傳授了純粹奉愛，但是當中缺乏甘露。雖然那是純粹奉愛，卻沒有滿載甘露。

第十八章結末傳授了所有機密中最機密的。其中滿載甘露，也是奉愛的最高極限：

sarva-guhyatamam bhuyah

srnu me paramam vacab
isto si me drdham iti
tato vaksyami te hitam
man-mana bhava mad-bhakto
mad-yaji mam namaskuru
mam evaisyasi satyam te
pratijane priyo si me

《博伽梵歌》(18.64-5)

「因為我非常鍾愛你，故此我現在便告訴你，這個在所有訓示之中最隱密的。」那是什麼訓示？在此之前，主奎師那已解釋了上至對拿拉央那的崇拜，那固然是崇拜至尊主，但卻是懷著祂的富裕這種意識。然而，這詩節描述了四項超凡活動。第一是總是想著我(man-mana bhava)；第二是成為我的奉獻者(mad-bhakto)；第三是崇拜我(mad-yaji)；第四是頂拜我(mam namaskuru)。你若做不到第一項，便做第二項。若你也做不到，便做第三項。若你依然做不到，那就頂拜吧，一切也會隨之而來。

我們現在會講述這個詩節的第一部份：「man-mana bhava—全心全意專注於我。」這事殊不簡單。因為要把心意專注於任何一種活動，眼、耳、鼻和所有感官便必須完全集中於此。心意若不能專

注於某些事物，便多少有點失控。我們的心意有時想著感官享樂，有時又想著奎師那。這是受條件限制的狀況。但是某人的心意若全神貫注於至尊主的蓮花足，那就是最高層次的崇拜形式。這要待何時才有可能？在信心(sraddha)的初始階段，那並不可能。繼而會臻達品味(ruci)階段，但是這依然不可能。之後，我們才可以真正開始交出我們的心。在靈性依附(asakti)階段，我們或許可以把半個心交付奎師那。在奉愛極樂(bhava)階段，我們或許可以把四份之三的心交付給祂，但是只有在神聖愛意(prema)階段，我們才可以全心託付奎師那。

故此，當奎師那派遣烏達瓦去找溫達文的牧牛姑娘，祂婉轉而非直接，機智地告訴烏達瓦：「烏達瓦，我父母親為了我非常難過。你去把我的信息傳給他們，並聊作安慰。」

烏達瓦等了一會，便說：「還有其他事嗎？」

奎師那心想：「我有什麼要告訴他，又有什麼不要告訴他呢？」奎師那有點擔心。深思熟慮之後，祂得出結論：「如果我現在不告訴他，要到什麼時候才告訴他呢？」

祂說：「是的，有一件事。溫達文那裡有我最鍾愛的牧牛姑娘(gopis)。她們已全心託付於我，除了我之外，再無所知。她們為了我而忘記了軀體的所有需要與職責。當某人忘記了所有軀體需要時會是什麼狀況？她們忘記了飲食、沐浴、以衣飾來為自己打扮及梳理頭髮。她們的身體肯定會變得瘦弱不堪，就看看她們怎樣為了我而忘記了軀體的所有關連：丈夫、兒子、朋友、兄弟、財富資產。」

她們只愛我而不愛別人，日以繼夜也深摯思念著我。烏達瓦，在這個世界上，你從未見過有人可以這樣全心托附別人的例子。她們不知怎的在苟延殘喘。她們的生命氣息已達頸輪，她們還能這樣存活多久呢？我不知還能否救活她們。因此，事不宜遲，快去搶救她們的生命。去把我的信息傳給她們：「我定會在明天或後天前去。」。她們正是為此而苟且偷生。她們會想：『奎師那說過祂要來，祂不可能說謊的。』她們緊守這希望，仿如命懸一線。如果線斷了，她們便會墮下，即她們會放棄生命。故快去。」

因此，牧牛姑娘是全心全意專注於奎師那的完美典範。現在聽聽奎師那如何盡得人心的例子。我們明白到，把心交付別人甚為困難，但若是別人佔據我們的心便是輕而易舉。若非如此，我們就是不能獻出自己的心。《卡塔奧義書(Katha Upanisad)》(1.2.23)說：

nayam atma pravacanena labhyo

na medhaya na bahuna srutena

yam evaisa vrnute tena labhyas

tasyaisa atma vivrnute tanum svam

主奎師那會挑選祂鍾愛的心，然後說：「來，我會要你的心。」儘管我們真的渴望全心交付奎師那，那仍是極為困難的，但若是祂想要佔據我們的心，那就有可能了。但是我們必須令我們的心如是：當奎師那見到我們時，祂會心生渴望。心靈定要徹底純粹潔淨；若

有任何雜質殘留於此，祂都不會要。可是，單是純潔仍嫌不足；眾多智者(jnani)的心都是純潔無瑕。我們必須加添一點獨特香氣，撲鼻襲來而且會吸引奎師那。內心應該要有長流不息的奉愛極樂情感(bhakti-rasa)。奎師那如何把心佔據？以下的故事會有交代。

奎師那日間帶著牛群到溫達文的森林放牧。祂軀體的膚色有如暗黑雨雲，祂黑色的鬢髮半遮臉龐，益發顯得格外漂亮動人。祂的朋友走向四周，唱著：「好極了！好極了！(Sadhu! Sadhu!)」，讚頌著奎師那，唱著歌和吹著他們的笛子與號角。當他們一直這樣前行時，就連巴佳(Vraja)的瞎子也走出來試圖觀看。有人問：「你去哪裡？」

某人會回答：「我正要去見(darsana)奎師那。牽著我的手，我們一起去吧！」他們滿懷熱望的一起上路。

巴佳所有人都圍在路旁觀看奎師那領著牛群外出放牧。雅淑妲(Yasoda)媽媽與南達(Nanda)爸爸跟在奎師那後面說：「我兒呀！快點回來，別走太遠！」奎師那一再叫他們回去。最後，當祂答應必定會在當天稍後回來，他們才慢慢踏上歸途。

有許多新娘剛剛來到巴佳，住進新婚丈夫的家。她們全都走近家門，以求一見奎師那。有些甚至從排氣孔窺視，有些爬上自家的屋頂，而其他則爬上叢林(kunja)的樹頂。

奎師那也在搜尋：祂總想看看新來的女孩。在一間房子內，有個剛來了二、三天的新娘。她素聞奎師那領牛外出放牧時何等美麗絕倫。當她聽到奎師那帶著牛群過來時，心如鹿撞卻又渴望要見

祂。可是她初來侍奉的婆婆和小姑正坐在門外，而小姑對她特別刁難。兩人都對她說：「妳不准去！我們正要過去，可是妳不可以。外面有條黑蛇，牠若是咬了妳，妳決不能解除牠的毒素。因此要留在家裡！我們很快便會回來。」

女孩說：「妳們要去哪裡？而我要在這家裡坐著？我也要
去！」

「不！危險！不要去。妳的心智還未成熟，妳決不能消除那
條蛇的毒素。妳就坐在那裡吧。」

「我還是要和妳們一起去！」

「不！危險！妳不要去！」

「那麼我便自己去！巴佳所有太太、男女老幼、鳥兒、動物
甚至昆蟲都去見奎師那，而溫達文內唯獨是我不能見奎師那嗎？我
一定要去。」

「不！妳不要去！」

「我一定要去！即使妳把我逐出家門，我也要去！」

然後，婆婆與小姑看到奎師那正在走近，便趕快跑去觀看。
她們離開後，女孩走上前，從大門的裂縫向外窺視。她所處的位置
正好可以往外望，但卻不被發現。奎師那把笛子抵在唇上甜美的吹
奏著，仿如祂心中的甘露從笛孔傾瀉而出，淹沒了整個溫達文。看
不到此情此景的眼睛被火燒掉算了。只有看到這美妙景象的眼睛才

算功德完滿。牧牛姑娘不是以油燈向奎師那奉上燈儀(arati)，卻是以她們雙眼。如何？她們的雙眼有如明燈，心中的純粹愛意就如燈油。當她們以愛意盈盈的眼角瞥視環繞奎師那的形體，並以這些瞥視崇拜(arcane)奎師那時，她們眼內的愛火在猛烈燃燒。奎師那喜極而羞，接受這一切。

但是祂正朝那道門的方向望過去。奎師那或會想或不想見某人，但若某人真的很想見祂，祂肯定會見那個人。那一天，祂想先見見那個新來的女孩。祂想拋離眾人立即走到那裡，於是便與小牛耍個花招。祂抓著牛尾擰一擰，小牛便往那道門直跑，仿似為此而訓練已久。奎師那與小牛立刻便到了門前。祂以三曲姿勢站著，笛子抵在唇上，面露淺笑，祂讓那女孩看見祂。完了！她的心離她而去，奎師那帶走了她的心，繼續祂的路程。她只能木然呆立。這便是盡得人心：全心全意專注於我。

某人若得到奎師那的恩慈，祂便肯定會拿走他們的心。我們若極其熱切而費煞思量：「我何時才能看見奎師那的美麗形象？」那麼奎師那便會非常高興，前來佔據我們的心。那女孩已為此良機而苦修數百萬年，那天她終成正果。

她一動不動的呆立著已有一刻鐘。奎師那早已離開，走進了樹林，男孩們與牛群揚起的塵土也落定已久。她仍然呆若木鷄，因為她喪失了心神或思想，無能為力。冷酷無情的小姑便對她說：「那條黑蛇夏瑪遜達爾(Syamasundara)咬了妳，現在妳永遠也不能消除那種毒素了！」

小姑搖著那女孩，設法試著把她帶回屋內。「過來！拿這根攪拌棒攪點乳酪。做點苦工便會回過神來。」但是女孩拿錯了罐子，換了開始攪拌芥末子，而且發出惹人生厭的聲音。時而攪動，時而停止。她的思想與心神去了哪裡？都給奎師那佔據了：總是想著我。

小姑又來了，而說：「唏！妳在幹什麼？我會去向我媽媽投訴妳！」婆婆立時來了，說：「拿起這個罐子。去打點水來。」她們在女孩頭上放個大罐子，上面再放個小的。她們也把一個小孩子交給她，說：「照顧這個小孩，不要讓他哭喊！」她們又把一條長繩子塞進女孩手中，讓她把罐子降到井裏，便命她出發。

她就這樣動身了。到了井邊，她打了個活結要把罐子降到井裏。但是她沒有把繩結繞著罐子，反而卻捆著小孩像是要把他放到井裡！附近人人都大叫：「唏！妳在幹什麼？」他們跑過來，取去她手上的繩索救回那個小孩。一個牧牛姑娘說：「她似是有鬼附身！」

另一個洞悉一切的牧牛姑娘說：「那不僅是一隻普通的鬼魅，那是南達家的鬼！」

誰不能全心交付自己的兒女和家人，溫達文正是他們的地方。他們離開每個為他們落淚的人，難民般的來到溫達文，僅只為奎師那落淚。即使是帝皇之後，非常嬌貴的王子公主也來到溫達文，把他們的心交付奎師那並從事靈修。

奎師那告訴阿諸那：「這便是全心全意專注於我。要如牧牛姑娘般把你的心意專注於我。」

阿諸那回答：「我的主，這是戰場！我怎可能在此交出我的心？你告訴我要對抗祖父比斯瑪(Bhisma)、朵榮那師(Dronacarya)和卡爾那(Karna)。我無法做得到。」

奎師那繼而會解釋「成為我的奉獻者(mad-bhakto)。」

第二章

成為我的奉獻者 mad-bhaktō



我們在上一章開始解釋《博伽梵歌》最好和最機密的詩節。我們也舉例說明何謂全心全意專注於奎師那。仿如奎師那在戰場上傳授阿諸那這個訓示，我們也是身處戰場之中。我們與本質躁動不安的心意傾向作戰。當時，在庫如之野(Kuruksetra)，潘達瓦兄弟與考拉瓦族人(Kauravas)之間正在互動干戈。正如「總是想著我」這個訓示，當時對阿諸那而言絕非易事，現在對我們而言也甚難為。

潘達瓦兄弟的軍隊是由七個軍團(aksauhinis)組成，而考拉瓦方則由十一個軍團組成。我們的敵軍也有十一個軍團，而我們卻只是孤軍作戰。奎師那是阿諸那戰車的車伕，我們的車伕卻是差勁的智慧，不成大器的智慧。阿諸那的戰車為火神阿格尼(Agni)所贈，防火而不毀，但是我們有那種戰車？只得一個受制於疾病和死亡的物質軀殼而已。阿諸那有甘狄瓦弓(Gandiva)作戰，但是我們又有什麼？我們毫無助力，這便是我們的弱勢。誰安坐於他戰車的旗幟上？正是哈努曼(Hanuman)。阿諸那有種種助力，可是他也立時心煩意亂，而說：「我的主，我無法做得到全心全意專注於禱。」

這個軀體是我們的戰車，靈魂是車上的乘客而心意則是車

伏。心意的本性為何？正是躁動不安；對我們毫無助益。依從心意的指示會令我們低墮或偏離路徑。

首先，阿諸那雙手合十說：

sisyas te ham sadhi mam tvam prapannam

《博伽梵歌》(2.7)

我現在完全皈依禰。如禰所示，我會遵從。」

他聽過奎師那所有訓示後，便說：「我無法做得到全心全意專注於禰。我怎會如此全神貫注呢？這並不可能。與我們對抗的是彼斯瑪、朵榮那、卡爾那、杜尤丹那(Duryodhana)和杜山沙那(Duhsasana)。那麼多的驍勇善戰的偉大戰士(maharathis)聯手對抗我們。」

我們也與六名偉大戰士對陣。他們是什麼呢？正是言語、舌頭、肚腹、生殖器等等的催湧、無法駕馭的心意和憤怒。我們甚至無法征服這些偉大戰士的其中之一。維施瓦米陀(Visvamitra)與拿拉達(Narada)等崇高人物也受這其中一位偉大戰士影響，正是性的催湧。《羅摩衍那》描述，有一次，拿拉達想娶一位公主為妻，但是主維施努(visnu)給他一張猴子臉，以致在婚禮(svayamvara)中落敗。除了這些偉大戰士之外，我們還須要對付眾多種類的障礙(anartha)。故此，奎師那說：「成為我的奉獻者吧(mad-bhakto)。」

阿諸那三思而說：「要成為奉獻者說來容易，但是要身體力行便極其困難。」

要成為奉獻者，有一點尤其必要：

anyabhilasita-sunyam

jnana-karmady-anavrtam

anukulyena krsnanu-

silanam bhaktir uttama

《奉愛的甘露(Bhakti-rasamrta-sindhu)》(1.1.11)

人不應該有任何類型的物質欲望。為了臻達奉愛，為了得以服務主奎師那或真正的奉獻者，心內不能有絲毫欲望之痕。即使絲毫欲望之痕也不能有，遑論是欲望本身。不能有思辨知識(jnana)或果報活動(karma)的傾向，即是培養導向非人格解脫的知識。

沒有活動—此處泛指一般活動—誰也無法存活。他至少要做些活動。即使在睡眠之際，我們也在活動。我們在做什麼？呼吸、轉換姿勢和做夢：這全都是活動。因此這實在無可避免—不做某些形式的活動，我們甚至片刻也活不成。誰若說他全無活動地過活便是偽君子。我們必須做些活動。我們必須進食，為免著涼，我們必須加衣。但是我們如何避免活動覆蓋我們的奉愛(bhakti)？這樣的行為便不會覆蓋奉愛：進食時不忘主。為了主、為了服務祂而進食。以我們的現況，我們活著也不能欠缺知識。知識也是必要的。若是沒有知識，我們甚至不知道走路時要踏足何處，以致跌倒。

但是看看這些事情能夠如何覆蓋奉愛。巴茹阿特大君

(Bharata Maharaja)因為幫助他人而犯了錯，並從靈修生命低墮。他一直修習奉愛而達至極高境界—靈性極樂。他把一頭小鹿救自虎口和河中溺斃之險，之後他想著自己正在幫助另一生物體而收養牠，餵牠牛奶。但他卻要為此舉而再投生三次。

因此，雖然知識和物質活動仍會繼續，但是兩者的地位必須從屬於奉愛服務。不然，我們的奉愛便會被覆蓋。如此一來，我們會如何運用我們的知識和活動？為了服務神像而去市場買些優質的水果蔬菜。神像會接納供品，並把祭餘(prasada)分給眾人。奉愛因而不會受到覆蓋，反而會與日俱增。

另一方面，我們可以帶同所有一級材料，例如純潔母牛的酥油和椰子等，製作非常漂亮的麥蕊甜品(halava)，然後加上銀箔。但這若是為了我們一己的享樂，那一切都被糟蹋。此舉會覆蓋我們的奉愛，所以我們必須謹慎處之。

若我們做這道菜時想著：「這是我做的，我帶來材料，我籌集所需資金，而我會享用這道菜。」之後便將之供奉給至尊主，那也未嘗不可，但卻不是完全正確。不要只是煮好之後才供奉，反而是一開始便要供奉給至尊主。

yajnarthat karmano nyatra

《博伽梵歌》(3.9)

你的活動應該作為祭祀供奉給至尊主。這是《博伽梵歌》(9.27)的訓示—不論你吃什麼，喝什麼，都應該是為了祭祀。

yat karosi yad asnasi
yaj juhosi dadasi yat
yat tapasyasi kaunteya
tat kurusva mad-arpanam

不論你吃什麼，若你烹煮食物、若你進行祭祀、若你打理花園—全都應該供奉給神像。」一般而言，這世上有靈性傾向者都是如此作業。但是主柴坦亞·瑪哈柏佈(Sri Caitanya Mahaprabhu)和高迪亞(Gaudiya)典範師(acaryas)教導過：「不要這樣做！小心！你會陷入圈套！」相反，我們應該先把自己供奉給神像：「我是你的。」那麼，無論我們吃什麼、做什麼，也自動會是為了至尊主。

sravanam kirtanam visnoh
smaranam pada-sevanam
arcanam vandanam dasyam
sakhyam atma-nivedanam
iti pumsarpita visnau
bhaktis cen nava-laksana
kriyeta bhagavaty addha

聆聽 (sravanam) 與歌頌 (kirtanam) 奎師那、憶念 (visnu-smaranam) 祂、服務祂的蓮花足 (pada-sevanam)、崇拜祂 (arcanam)、向祂祈禱 (vandanam)、成為祂的僕人 (dasyam)、成為祂親愛的朋友 (sakhyam)、完全皈依祂 (atma-nivedanam)：這就是九重奉愛。履行這九種奉愛便是至高無上的知識。

即使履行了這一切，但卻之後才把成果供奉給至尊主，那就是混集了個人欲望的奉愛 (karma-misra-bhakti)，而非純粹奉愛。這個世界的人一般也不知道這點。他們只是以為他們應該把事物供奉給至尊主，但是純粹奉獻者卻明白箇中的不足之處。正因如此，我們應該先供奉自己，而不僅是我們的活動成果；遵循業報之途者才是如此。

仿如孩子坐在父親懷中進食。當孩子看見食物時，他便將之放入口中，也把食物放入父親口中，但是他父親不覺冒犯。父親滿心歡喜。為何？因為孩子完全依賴他。他甚至會懲罰孩子，而孩子卻永不會離開他。為了與至尊主發展這樣的關係，我們先把一切供奉給我們的靈性導師 (guru)，因為以我們的現況，靈性導師是被視為至尊主。當我們與至尊主發展出直接關係，屆時便不需正式的供奉。牧牛姑娘們進食和替自己打扮，卻不為奎師那做任何正式的供奉或崇拜 (puja)。她們在衣著打扮與加添飾物時，用了很多上好物

品—但是這全是為了誰？她們所做一切全是為了奎師那的樂趣。每當她們面對什麼，自動也是為了奎師那。如此一來，我們的一言一行都應該僅只為了奎師那的樂趣。

這種奉愛難以臻達，我們需要有前生累積的善業。我們今生若是蒙受至尊主和偉大奉獻者的恩慈，而得以與純粹奉獻者為伴，純粹奉愛便會出現。比瓦曼嘎拉·塔庫(Bilvamangala Thakura)的故事恰好地闡釋了這點。雖然他前生累積了一些善業，但是他心內仍有些特殊的享樂欲望。他一直與妓女琴塔瑪麗(Cintamani)來往，一段時間之後，她只對奎師那感興趣，而拒絕了比瓦曼嘎拉·塔庫。之後，他以屍體為浮槽，渡河前往她的豪宅，並以蛇為繩爬上她的窗戶。她斥責他，他自此變得棄絕。現在，他熱切渴望與奎師那見面而離開家園，向著溫達文進發。大約五天之後，他在一口井旁邊停下來，想要打點水，他在此看見一位年青姑娘，她給他一點水解渴。但是他忘了喝水卻開始目不轉睛地看著她。他跟隨她返家，一個婆羅門(brahmana)來到門前，想著：「這位偉大靈魂(mahatma)何以到此？」

比瓦曼嘎拉問：「住在這裡的那位姑娘是誰？」

婆羅門回答：「她是我妻子。」

比瓦曼嘎拉說：「叫她來。我想跟她說幾句話。」

婆羅門便叫喚她，當她過來時，比瓦曼嘎拉請求她：「請把你的兩支髮簪給我。」

婆羅門與他妻子心想：「他是位雲遊四海的棄絕者，或者他想挑除皮膚上的刺或碎片。」

故此，他們便把髮簪交給比瓦曼嘎拉。比瓦曼嘎拉確是有根刺要挑除，但是那條刺是在他心內，而他卻構不著。於是他便用髮簪戳出他雙眼。

印度語有句諺語，意謂：「無竹不成笛。」雙眼可以是我們依附這個世界的根由，在這個情況下，女人的形體吸引男人；而男人的形體也吸引女人，他們對彼此而言，也是假像(maya)的化身。因此，《聖典博伽瓦譚》與其他經典已警告我們要謹慎待之。

現在，瞎了的比瓦曼嘎拉繼續上路。他與奎師那的分離心緒如斯強烈，以致所有感官現在都以至尊主為中心。當他朝著溫達文進發時，在路上遇到泥坑與溪流等眾多障礙，但他卻心堅意決，一直深切冥想著奎師那。然後，有一天，一個小男孩來到他面前，以甜美的嗓子說：「爸爸(baba)，你去哪兒？」

比瓦曼嘎拉高興地回答：「我兒，我正前往溫達文。你又去哪兒？」

「我也是去溫達文—我在那裡謀生的。」

「溫達文？那和我一起去，握著我的手杖吧。」

他們一起出發，長途跋涉，終於到達溫達文。途中發生何事？比瓦曼嘎拉心內，體驗了眾多對奎師那的，有如甘露般的覺悟。這謂之修習(sadhana)。比瓦曼嘎拉是個修習者(sadhaka)。我們在前

一章描述過牧牛姑娘所處的完美境界。仿如恆河源自喜瑪拉雅山，毫不費力的自然奔流入海，牧牛姑娘內心的傾向同樣也川流不息地流向奎師那的蓮花足。這是完美的標準，但是我們在此討論的是修習。《奉愛的甘露》和其他經典都稱，比瓦曼嘎拉是修習者，但是我們又是什麼？我們甚至不算是修習者。我們僅在遵循規範守則的奉愛途剛啟步，便厚顏自稱為真正的修習者？

聆聽、唱頌、憶念主維施努、服務主的蓮花足、崇拜、禱告、為主作僕、與主為友和完全皈依—這九種奉愛活動可分為兩類。一為遵循規範守則的奉愛，而另一為自發奉愛(raganuga-bhakti)。奉愛以這兩種方式產生作用，而我們兩者都要遵從。我們並不是要離棄遵循規範守則的奉愛(vaidhi-bhakti)，但是我們的內在情感會改變。我們的外在形象會維持不變，但是我們內心會有堅定的信心(nistha)。懷著堅定信心的人能稱為真正修習者(sadhakas)。他們以心為花，淚如泉湧地將之供奉於奎師那的蓮花足下。但是奎師那會不請自來，取去那朵鮮花。

正相比瓦曼嘎拉的例子—他是修習者，最後發生何事？奎師那親自到來，牽著他的手領他去溫達文。他如斯投入修習，日夜也處於深切的冥想，而非只是消極被動的。他完全以朋友(sakhi)心緒來聆聽、唱頌、思念和服務主的蓮花足。自始以來，他一直以朋友的情感而行。我們也應該履行那種修習，當中甚至絲毫沒有果報活動或非人格知識的痕跡。那麼，一己的內在身份(svarupa)便會悠然綻放，我們便能以那個形象直接服務奎師那。自發奉愛的奉獻者應該這樣修習奉愛。

還有聖茹阿古納·達斯·哥斯瓦米(Srila Raghunatha dasa Goswami)的例子。他外表看似是個修習者，但是內裡是個解脫靈魂。他內在已完全覺悟了他的永恆靈性身份，但是他外在的舉止如何？

sankhya-purvaka-nama-gana-natabhiih kalavasani-krtau
nidrahara-viharakadi-vijitau catyanta-dinau ca yau
radha-krsna-guna-smrter madhurimanandena sammohitau
vande rupa-sanatanau raghu-yugau sri-jiva-gopalakau

《永恆哥斯華米聖讚(Sri Sad-gosvamy-astakam)》(6)

他會節制而自律地唸誦聖名，每天僅於唸完十萬(lakha)個哈瑞聖名(harinama)後才會喝水。他每天至少會向偉大奉獻者、奎師那特別的逍遙時光之地和聖地，五體投地的伏拜千次。他十分恭順謙卑，日夜也沉醉於思念奎師那。

他在童年時代已從他的家庭靈性導師，雅度南達師(Yadunandana Acarya)處接受啟迪，而他也得到哈瑞達斯·塔庫(Haridasa Thakura)的聯誼，近朱者赤，他也開始唸誦聖名。他是個永恆完美的靈魂，但是我們會在此描述，他表面看似是個修習者般履行的活動，我們應該完全接受和遵循。

不久之後，聖茹阿古納·達斯娶了一個美若天仙的女孩為妻。他就像個王子，體形十分柔和優美。他未屆弱冠，僅於二八之齡，

便因與奎師那分離而瘋狂失控。他多次試圖離家，但是他的家人卻總會抓住他，帶他返家。他因服務尼提安南達柏佈(Nityananda Prabhu)而獲得祂的恩慈，從而得以逃離家庭。為免涉露行蹤，他夜行穿越森林。他整整七天七夜沒有進食喝水，直至他到了一個擠奶工人的家，他給聖茹阿古納·達斯一點牛奶和爆米花。他如斯年少，依然日夜兼程，最後終於抵達佳幹納特·普裏(Jagannatha Puri)。

現時，當我們前往聖地，我們先訂好火車票，口袋裡帶著一、二千盧比(rupees)。但是這並非前往聖地(dhama)的傳統慣例。茹阿古納·達斯已徹底離棄他的家庭和家人。他身無分文，毫不擔憂飲食、睡眠等安排，熱切渴望與奎師那見面而一直傷心落淚，他抵達了普裏，而主柴坦亞·瑪哈柏佈就在此擁抱他。瑪哈柏佈說：「你離棄了糞坑(物質主義者的家園)到這裡來？」，祂又再擁抱他。斯瓦茹帕·達莫達爾(Svarupa Damodara)正坐在附近，祂叮囑他照顧茹阿古納·達斯說：「斯瓦茹帕·達莫達爾將會是你的一切—你的父母兄弟、靈性導師—一切。今天我會把你託付給他，因此你無需擔憂任何事情。」且看至尊主如何親自把他置於如此崇高的靈性導師之手。

茹阿古納·達斯開始留在普裏，並以最棄絕的方式過活。他如何飲食？他富有的父親想為他安排膳食，卻被他拒絕。他會從主佳幹納特的廚房，拿取那連牛隻也不屑一顧的棄米，洗淨後，加點鹽，他就是食用那些棄米維持生命。他唯一的財產便是一個喝水用的陶罐，他甚至沒有碟子或毯子。由於普裏位於海邊，既不太冷，

又不太熱，因此他會設法在此過夜。他拿了一塊他人留下的舊布，做成兩塊襦布，他就只穿著這塊襦布履行靈修。但是相比之下，看看我們所穿的衣服吧！

瑪哈柏佈四十八歲之後，便離開了這個世界。茹阿古納·達斯與祂分離之後，完全放棄進食。他日夜以淚洗面。這就是修習，過著這種生活的人便可稱為修習者。然後，飽受與瑪哈柏佈分離之苦，斯瓦茹帕·達莫達爾離棄了他的軀體而進入哥樓卡·巴佳(Goloka Vraja)。那時候，茹阿古納·達斯甚至滴水不沾，只是日以繼夜淚如雨下。

他無法留在普裏。為何？他的情況就如奎師那去了瑪圖拉(Mathura)之後的南達爸爸那樣。南達爸爸家中一切都令他想起奎師那：奎師那的黃巾、奎師那的笛子、奎師那的孔雀羽毛等等。他如斯痛不欲生，想到必須離開自己的家園。他去到雅沐娜(Yamuna)河畔，但卻在此看見奎師那的足印，而陷入愴痛之中。他看到奎師那從上跳入雅沐拿河並收服卡利耶(Kaliya)的大樹，他對奎師那的思念有增無減，而使他必須閉上雙睛。之後，他便去了哥瓦爾丹(Govardhana)，此地的所有樹木似是因離愁別緒而垂頭喪氣，愁眉不展：「奎師那去了哪裡？」看見茹阿妲聖湖(Radha-kunda)、夏瑪聖湖(Syama-kunda)、庫蘇瑪湖(Kusuma-sarovara)和心意恆河(Manasi-ganga)，全都只令南達爸爸的離愁別緒劇增，直至最後，他便重返家園。

同樣道理，聖茹阿古納·達斯所見一切，都令他想起主柴坦亞·瑪哈柏佈和斯瓦茹帕·達莫達爾。他無法再留在普裏，便一路

走到溫達文。他在此把自己供奉於聖茹帕·哥斯瓦米(Srila Rupa Gosvami)和聖薩拿坦·哥斯瓦米(Srila Sanatana Gosvami)足下，他們問他：「你為何到這裡來？」

他回答：「瑪哈柏佈和斯瓦茹帕·達莫達爾已離開這個世界，故此我也無法苟留。我會從哥瓦爾丹縱身一跳，放棄這個軀體，不然我會於午夜在茹阿坦聖湖溺斃自己，從而臻達茹阿迪卡(Radhika)的蓮花足。我正是為此而來。」且看神聖分離是什麼的一回事。

聖茹帕和聖薩拿坦阻止了聖茹阿古納·達斯自尋短見，並在茹阿坦聖湖給他一個居處，他便是在此履行所有服務。一段時間之後，聖茹帕和聖薩拿坦也因與瑪哈柏佈分離而離開了這個世界，他當時心想：「現在我還可以仰賴何人？」

處於分離之中，高山之皇哥瓦爾丹(Giriraja-Govardhana)看似是條巨蟒，準備要將之吞噬，茹阿坦聖湖就似是頭雌老虎。南達村、瓦薩拿和奎師那的所有逍遙時光地點現今顯得空虛茫然。由於與聖茹帕·哥斯瓦米分離，他再次放棄喝水，僅只為了苟延殘喘而偶爾飲用幾滴酪乳。他悲傷難過，在茹阿坦湖畔打滾哀號：

he radhe vraja-devike ca lalite he nanda-suno kutah
sri-govardhana-kalpa-padapa-tale kalindi-vanye kutah

《永恆哥斯華米聖讚》(8)

巴佳女神啊！茹阿迪卡啊！現在你在何處？拉麗妲(Lalita)，你在何處？巴佳的王子啊！主奎師那，你在何處？

你正坐於哥瓦爾丹的樹下，還是在溫達文的森林裡漫步？

當聖茹阿古納·達斯·哥斯瓦米如此呼喚時，他會陷於深切分離之中而在巴佳到處徘徊。他就這樣作靈修。那時，他會把內心覺悟，以鮮花的形式做成花環，獻於斯麗瑪緹·茹阿迪卡(Srimati Radhika)蓮花足的趾甲所綻放的光華，說：「茹阿妲、茹阿妲、茹阿妲.....」這是為了與聖茹阿妲和奎師那見面而做的修習。

修習業報瑜伽(karma-yoga)，便可能在彈指之間抵達天堂星宿。德茹瓦(Dhruva)從事苦行之後，甚至以那個身體便臻達無憂星。但是我們在此所述的奎師那奉愛(krsna-bhakti)極為稀有，也難以臻達。

茹阿古納·達斯·哥斯瓦米以他一本名為《Sri Vilapa-kusumanjali》的哀歌，作為一掬鮮花供奉，他在書中祈求服務茹阿迪卡：「茹阿妲啊！我何時才有機會打掃你的房子？我會以牧牛姑娘的形象，用我自己的頭髮以香薰水清洗你的溝渠。我何時才有特殊的機會，把昆庫瑪(kunkuma)粉塗於你雙足？」這是他的禱文。這種奉獻者便是真正的修習者。

聆聽、唱頌、思念奎師那一在我們的傳系中，思念奎師那一詞的意思為何？正是思念茹阿妲，及思念聖茹阿妲和奎師那情意綿綿的逍遙時光。茹阿古納·達斯·哥斯瓦米這樣寫：「聖茹阿妲和奎師那的逍遙時光是我唯一的飾物。除此之外，我不欲聆聽其他事情，我甚至不希冀前往無憂星。我永不會離開溫達文或茹阿妲聖湖，僅只食用一片烤餅(roti)維持生命。我的軀體或會離開此地，

但是我的生命決不離開。」這就是他堅定不移的決心。

能夠服務至尊主這個強烈熱望，對修習者而言實在必要。這種奉獻者是真正的修習者，但是我們算是什麼？我們只是在奉愛的第一步，那就是聆聽和唱頌，而那亦有兩種：堅定不移的奉愛(nisthita-bhakti)和動搖不定的奉愛(anisthita-bhakti)。我們的修習是歸入動搖不定的奉愛，因為我們的智慧並非堅定不移。有人或會想：「我會留在家中靈修，與雙親一起，因為他們終究也年事漸高。又或是聽過家庭好比地獄湖，因此我會離開家園，加入修院(asrama)。但是另一方面，阿諸那、施瑞瓦薩·塔庫(Srivasa Thakura)和牧牛姑娘，也是偉大奉獻者，他們也是居士(grhasthas)，故此我也應該繼續做個居士。但是拿拉達、舒卡兒瓦、六哥斯瓦米和柴坦亞·瑪哈柏佈，全都指家庭生活為暗井而離開。他們無法在此靈修。我要怎麼辦？好吧，我會多待一段時間，然後便離開。不，想清楚後，我會立即離開。」我們就這樣把我們做妥的事還原而舉棋不定。我們沒有堅毅的決心。我們在修習奉愛，那卻是動搖不定的，因此我們應該努力令我們的智慧穩定不動，達至堅定不移的階段。

臻達堅定不移之後，便要跨越四種障礙。真心誠意地唸誦聖名和聆聽主哈瑞的命題(hari-katha)，聲望(pratistha)便會不請自來。

muktiḥ svayam mukulitanjalih sevate sman
dharmartha-kama-gatayah samaya-pratiksah

解脫(mukti)會雙手合十的站在我們後面，說：「我的主，我有什麼可以效勞嗎？」八種瑜伽完美也會前來，雙手合十的站在我們後面聽候差遣。

臻達堅定不移之後，我們便能把心意略為專注於奎師那，但是有些不要得的惡習仍會存在。我們過往活動所形成的反應仍會出現，不論是罪惡或虔誠的。我們或會修習混集了業報的奉愛：即受覆蓋的奉愛，懷著自私欲望的奉愛；那麼，其成果也會出現。這世上舉足輕重的大人物辛苦經營，卻無法獲得的—這些事物卻自動出現在我們面前。顯赫聲望會不請自來，而我們可以從容地沉浸於那種快樂之中。因此，對之要尤其覺醒。不要得的惡習有四種：源自過往罪孽的(duskrtottha)、源自過往善業的(sukrtottha)、源自過往不完美的服務(bhakty uttha)和源自唸誦時的冒犯(aparadhottha)。我們甚或不知情地冒犯了偉大奉獻者的蓮花足，那麼，其反應定必出現。

我們必須離棄這四種不要得惡習，而在修習中邁進。我們的堅定不移會轉變成品味，而在品味之後，靈性依附便會出現。在靈性依附階段，我們才會全然依附於我們的靈修。

gurau gosthe gosthalayisu sujane bhusura-gane

sva-mantre sri-namni vraja-nava-yuva-dvandva-sarane

sada dambham bitva kuru ratim apurvam atitaram

《致心意的訓示(Sri Manah-siksa)》(1)

茹阿古納·達斯·哥斯瓦米說：「心意啊！我緊握你雙足而有一事相求。請深切依附於靈性導師傳授的曼陀(mantra)。請深切依附於奎師那上演逍遙時光的地點：例如茹阿妲聖湖、夏瑪聖湖、哥瓦爾丹、南達村、瓦薩拿、山卡塔(Sanketa)，而眾地之冠就是茹阿迪卡的居處—亞瓦塔(Yavata)。最終，為了服務茹阿迪卡，必須住在亞瓦塔。你應該情深意切地依附這一切聖地。」

我們對崇拜本身和崇拜對象(bhajanīya)兩者，都應該堅定不移和依附。崇拜是聆聽和唱頌等等，而崇拜對象就是聖茹阿妲和奎師那。當我們對這兩者的品味完全成熟時，那就會是依附，屆時，藉由至尊主的恩慈，人心便永不偏離祂。這全都歸入「成為我的奉獻者」。

以下故事闡明奎師那如何關懷已經真的成為祂奉獻者的人。有一位奎師那的婆羅門奉獻者，他讀過眾多經典和眾多《博伽梵歌》及《聖典博伽瓦譚》的評注。他每天都閱讀《梵歌》，當他閱讀時，內心會出現很多靈性情感。他寫下他的覺悟並期待將之發表，好讓普羅大眾也能輕易理解。他就這樣從事靈修。他自始已沒有接受任何受僱工作。每天僅會化緣一小時，而其餘時間便會研習經典、唸誦聖名及履行聆聽和唱頌。

他已婚，與妻子仰賴至尊主所賜而過活，二人一起非常滿足。他們全無物質欲望。他們僅是閱讀《梵歌》和思考靈性命題。午後，

當大多數人享用日中的主餐時，他會外出化緣。他的妻子會烹煮他收集得來的食物，夫婦二人僅此過活。

他的妻子只得一幅布。有一天，他取去妻子的布，撕下足以蔽體的一幅，好能外出化緣。外出之前，他正一一寫下《梵歌》詩節的意義。然後，到了這個詩節：

ananyas cintayanto mam

ye janah paryupasate

tesam nityabhiyuktanam

yoga-ksemam vahamy aham

《博伽梵歌》(9.22)

他開始分析這個詩節：「Ananyas cintayanto mam：心意完全自控的人，除了奎師那之外，別無其他冥想對象。Ye janah paryupasate：以一切方式崇拜奎師那，尤以聆聽和唱頌為媒介者，便與奎師那非常親近。Tesam nityabhiyuktanam：對於如斯專注靈修的人而言，靈修成果也只為奎師那的樂趣而已，而非為他們自己。即使品行差劣者從事這種專心致意的靈修，奎師那也會接納他。但若缺乏那種專一的情感，奎師那就決不會自我揭示。這個詩節是關乎修習，而非關乎完美境界。對於獨一無異的托庇於奎師那的人而言，祂是他們的保護者和維繫者。除了祂之外，別無他人。」

這個婆羅門天性極為謙卑恭順。當他讀到這個詩節時，心內

湧現眾多美好情感。然後，他讀到詩節的最後一句。「Yoga-ksemam vahamy aham：奎師那是為了祂那些如此從事靈修的奉獻者而出此言，祂會為他們供應食物和水等一切所需，甚至親自搜集和運送這些物品。」

婆羅門停下細想：「這怎麼可能？這並不正確。何以見得？我現在垂垂老矣，七十高齡已過。至尊主至今也從未這樣的直接照顧我們。我們一直都專心致意的靈修，如今家中一隻老鼠也沒有。為何？因為屋裡沒有食物！我們甚至連盛雨水的陶罐也沒有。家徒四壁，甚至連今天做飯的食物也沒有！我會外出化緣，不論有何收獲，我們也只會接受。難道至尊主看不見這樣嗎？祂不是在所有靈魂之內見證一切嗎？祂肯定從來沒有像祂在這個詩節所述的照顧我們。或許當我們有所需求，祂便會激勵他人前來幫助我們，但是祂決不會為了我們，親自把重擔頂在頭上。我無法接受這點。」

然後，婆羅門便以紅筆劃去這個詩節，心想：「奎師那不可能說過這詩節。定是別人加插而已。」

他繼而便外出化緣，心想：「奎師那會親自肩負我們所需嗎？祂或會激勵一位國王或某些富人前來幫助我們，但是祂不會親自在頭上頂著任何東西。全知全能的主？我聽說過祂令貧窮的婆羅門蘇達瑪(Sudama)成為國王，但是祂沒有親身為他運送任何擔子。我從未聽過此事。」

他把種種思緒拋諸腦後而出外化緣。他到處流連，已屆下午三時仍一無所獲。例如，一個男人對他說：「巴巴，不好意思，我

家不潔淨。我們三天內也不能佈施，因為有位家人剛剛過世。」

他就這樣的一無所獲，於是便啟程回家。與此同時，他家裡發生何事？一個膚色黑黝，身穿黃衣衫的俊美少年，肩上挑著一條兩端各有一袋物品的長擔挑(bahangi)，到了他家門前。擔子一端的袋裡裝有米、豆(dahl)、酥油和香料，另一端的裝有糖、蔬菜及不同的物品。他肩著那個重擔，看來相當吃力。祂年紀尚輕，也許只有十四歲，而且祂的四肢十分纖嫩。祂大汗淋漓的來到門前，高叫：「師母(Guru-aniji)！請開門！」

婆羅門的妻子回答：「什麼？我丈夫沒有徒弟。」

小孩回答：「有，有，有可能的。」

她說：「那麼，是誰？」

「正在說話的我，我就是你丈夫的徒弟。」

她想：「這是什麼一回事？祂從哪裡來的？」她不能開門，因為她甚至沒有足夠布料恰當地遮蓋自己。但是奎師那洞悉一切，於是便把自己的圍巾從門縫遞進去讓她披上。祂說：「媽媽，老師遣我過來。今天我們收到這一切。他抓著我，遣我來這裏，他說很快便會回來。我求他先等一下，待我可以喝點水，但是他說：『不，你可以稍後再喝水和那一切。立即去我家。』他看見我如斯年少，還是要把這一切放到我身上，要我來這裏。」

婆羅門的妻子聽到這一切便開始飲泣，心想：「這樣纖弱的少年，還汗流浹背！這婆羅門難道沒有半點善心嗎？他自己想要空手

而回，而把一切都放到這可憐的孩子身上？他麻木不仁。」

少年讓她看祂的背部，說：「媽媽，他還用指甲抓我。」

「啊！看似要流血了！」她讓祂坐到懷中，說：「我兒，他回來時，我會好好的教訓他一頓！他佯裝成偉大自控的奉獻者，但卻甚至無法慈悲善待小孩！我的愛兒，請進來。」她領祂內進，說：「坐在這裏，我會煮點東西。你吃過後才能離開。」

她走進廚房，開始烹煮祂帶來的米、豆和蔬菜。未幾，敲門聲響起；婆羅門回來了。「開門！」他說。

婆羅門的妻子勃然大怒的走到門前，說：「你有帶來什麼嗎？你空手而回嗎？你把一切都放到那個可憐的孩子身上，然後用指甲抓祂？難道你連絲毫善心也沒有嗎？」

婆羅門回答：「什麼？你究竟在說什麼？」

「你心知肚明—你遣回來那個肩著你一切收穫的孩子。」

「誰？我對此事一無所知。」

「你把一切全都放到那個可憐的孩子身上，你自己卻兩手空空。」

「那祂在那裡？」

「進來看！」

他們走進屋裡，可是到處也看不見那個少年。他們找遍全屋，

只在祂的坐位找到一條黃布的紗線。他們遍尋不獲之後，婆羅門手執他的《梵歌》，然後揭開。他發現劃去詩節的紅墨水已不復見，開始痛哭說：「看看至尊主今天如何為了我們而背負著我們的重擔！這正是我們的證據。我的疑惑現已一掃而空。」

這正是奉愛，還有修習衍生奉愛的例子。阿諸那說：「我的主，此時此地，在這戰場上這樣做會是十分困難。我不能全心全意專注於你，也無法成為你的奉獻者。請告訴我一個簡單、直接容易的方法吧。」

奎師那隨之會解釋「mad-yaji：崇拜我」。

第三章

崇拜我及頂拜我

mad-yaji mam namaskuru



sarva-guhyatamam bhuyah
srnu me paramam vacah
isto si me dradham iti
tato vaksyami te hitam
man-mana bhava mad-bhaktō
mad-yaji mam namaskuru
mam evaisyasi satyam te
pratijane priyo si me

《博伽梵歌》(18.64-5)

因為我非常鍾愛你，我現在告訴你這個最隱秘而機密的真理。自我處聆聽這些真理，委實對你有益。總是想著我，成為我的奉獻者，崇拜我，向我奉上五體投地的伏拜，那麼你

便肯定會來到我處。因為你是我的親愛，我作出這個承諾。

此處 paramam 一詞的意義為何？即所有經典的至尊精萃。誰若不以心意、軀體及言語皈依靈性導師和至尊主的蓮花足，奎師那便不會向他揭示這些真理。我們必須怎樣皈依靈性導師？正如《梵歌》所言：

tad viddhi pranipatena
pariprasnena sevaya
upadeksyanti te jnanam
jnaninas tattva-darsinah

《博伽梵歌》(4. 34)

誰以這三種傾向接近靈性導師：謙恭順從(pranipatena)、相關提問(pariprasnena)及誠懇服務(sevaya)，便有資格理解這種知識。某人若接近和要求靈性導師解答他的疑問，或是他不專心聆聽答案，而必須再次詢問同一問題，靈性導師便只會傳授他一些淺略的指示。他不會傳授最隱秘的知識。有關這點，奎師那已立誓不會把《梵歌》的精要知識，授予未以苦行淨化心靈的人，不皈依的人，不服務靈性導師及偉大奉獻者的人。

首先，奎師那只叮囑阿諸那履行祭祀：

yajnarthat karmano nyatra

loko yam karma-bandhanah

《博伽梵歌》(3.9)

履行你的工作，作為對至尊主的祭祀，否則那會是物質束縛的根由。」

主隨後傳授梵的知識，然後傳授超靈的知識：「嘗試冥想維施努的形象，祂處於你心內，大小有如拇指。」：

yoginam api sarvesam

mad-gatenantaratmana

sraddhavan bhajate yo mam

sa me yuktatamo matah

《博伽梵歌》(6.47)

瑜伽比果報活動、非人格知識或枯燥乏味的苦行(tapasya)更好。所有瑜伽師(yogis)中，誰皈依了超靈，誰在瑜伽之中與祂完全連合，及誰信心滿懷而專心一致地崇拜祂，最為優秀。」

至此，奎師那還沒有揭示祂的終極形象；祂只是推介我們應該傾向於超靈。然後，在《梵歌》的結尾，祂傳授了我們現正討論的詩節，總是想著我。當祂說我們應該一直想著祂，祂所指屬誰？即夏瑪遜達(Syamasundara)，祂的秀髮異常亮麗，頭上總是插著孔雀羽毛。祂以祂的三曲姿勢，站在溫達文森林內的卡丹巴樹

(kadamba)下。祂拿著笛子抵在美麗的唇上，祂心中的甘露自笛孔傾流而出。我們應該一直想著這位奎師那。奎師那在《梵歌》這個詩節，才揭示了這個形象。

我們以牧牛姑娘的例子，解釋過何謂總是想著奎師那。至於成為奎師那的奉獻者，我們解釋過何謂唸誦、聆聽、思念等等，我們也看到一些偉大奉獻者怎樣履行靈修程式。我們解釋了他們如何藉由遵循六哥斯華米書中呈獻的遠見卓識，實踐靈修程式而臻達至尊主。

在靈性極樂的階段，也許有點可能一直想著奎師那，但是只有在純粹愛意的階段，我們才能夠真正的一直想著奎師那。靈性修習能臻達靈性極樂階段者，實屬罕見。在成為奉獻者的過程中，首先會有信心，然後是堅定不移、品味、依附、最後是靈性極樂。處於靈性極樂階段，才可以說是真的成為奉獻者，也才能夠真的開始想著奎師那。

奎師那繼而說：「mad-yaji」。yaji 解作犧牲祭祀。誰若對至尊主還沒有發展出半點真愛，卻僅有一點信心，那麼他可以履行祭祀。這祭祀是物質牽絆的對策。在主柴坦亞·瑪哈柏佈與拉亞·拉瑪南達(Raya Ramananda)之間的對話之中，找到一個有關這點的詩節{《永恆的柴坦亞經》中篇逍遙(8.69)}。崇拜神像可以用上十六項，十二項或五項器具，但是崇拜若是欠缺純粹的愛，至尊主決不會滿意。饑渴交迫時，才會覺得食物與水美味可口。只有在飢餓時，才覺食物美味可口。我們若不飢餓而某人奉上精心烹調的蔬菜，我們會漫不經心地說：「噢，你弄了什麼？」然後，我們會淺

嘗一下說：「這道菜鹽不夠。」我們又或會說太多鹽。我們會認為甜飯過稀，烤餅(chapatti)形狀不工整，甜奶球(rasagulla)扁了，而非原有的圓形。但若我們飢腸轆轆，即使吃用不新鮮的烤餅，在上面加點水或擠點檸檬汁，也會視之為人間珍味。我們若餓了，食物都美味可口。

同樣道理，奉獻者若無純粹的愛，至尊主便不會飢餓，也不會滿意那奉獻者的崇拜。若奉獻者純粹的愛令至尊主飢餓，那麼不管有十六項崇拜器具或只得一項，祂也會欣然接受。

patram puspam phalam toyam

yo me bhaktya prayacchati

tad aham bhakty-upahrtaṁ

asnamī prayatatmanah

《博伽梵歌》(9.26)

奎師那在此說，誰若單憑愛心供奉一片葉、一朵花、一些水果或一點水給祂，祂也會欣然接受。祂會接受以愛心供奉的任何事物。奉獻者心中應該恆常懷著這種令奎師那飢餓的愛。

此處，我們必須明白一點。我們不該認為：「何以是為了至尊主的樂趣而供奉這些供品？最終也是為了我們一己的快樂而已。」

《聖典博伽瓦譚》(1.2.6)有雲：

sa vai pumsam paro dharmo

yato bhaktir adhoksaje

ahaituky apratihata

yayatma suprasidati

人類社會的至尊職務(dharma)，正是對超然人物(Adhoksaja)的純粹奉愛。這種奉愛必須擺脫別有用心的動機並持之以恆地修習，好使能完全滿足自我。」

不要為這個詩節的最後一句——完全滿足自我(yayatma suprasidati)——添加意義，說是指我們一己的快樂和滿足。否則，那就會變成享樂欲望，即色欲。自我(atma)一詞此處不是指我們，而是指超然人物至尊主，我們為祂履行奉愛。至尊主聖奎師那正是要被取悅者，祂若感到滿意，我們的崇拜便成功。若為一己樂趣而活動，我們便可以明白這活動僅是出於色欲而行。但是有一點：若取悅了至尊主，靈魂自然也能得到滿足。然而，我們若為一己私利而獻上崇拜，那便會是帶有自私動機的奉愛(sakama bhakti)。我們必須清楚明白這點：不應留存追求一己樂趣的欲望，否則便會變成混雜不純的崇拜。大部份居士崇拜神像時祈求：「主啊，我把所有活動的成果獻於你足下。」但是這真正目的為何？「我自己及家人的快樂安寧。」我們不該以這種欲望獻上神像崇拜。

《聖典博伽瓦譚》內，柏杜大君(Prthu Maharaja)的故事向我們展示何謂正確的崇拜。維拿(Vena)王是無神論者，他對至尊主沒有信心而真的褻瀆了祂，因此聖人決議他再也沒有資格掌控君權。他們單憑音震便殺掉他，但是事實上，殺害他的，正是其一己

罪孽的反應。現在，失去了一國之君，臣民都非常恐懼。土匪侵擾民眾，干犯殘酷而為害的暴行，民眾因而祈求聖人的保護。聖人決定攪動瓦拿屍體的大腿，一個名為尼薩達(Nisada)的罪惡人物由此而生。他們繼而攪動屍體的手臂，柏杜大君由此而生。何謂柏杜？因其優良品質而聞名四海者，也能保衛和養育其子民者，謂之柏杜。他不是單獨顯現；而是和一個女人一起顯現。她的名字是亞慈(Arci)，正如柏杜大君是個賦有能力的化身(saktyavesa-avatara)，她也是幸運女神拉珂釋米(Laksmi-devi)的化身。她履行的活動謂之崇拜。拉珂釋米做什麼？她服務她的主人—拿拉央那，誰若這樣服務至尊主，就謂之崇拜。

由於瓦拿和他人的殘暴，大地把所有食用穀物深藏於內。她一無所給，眾多罪孽深重的人物便應運而生。人們驚惶失措，餓極而祈求保護。柏杜大君便手持大弓，箭在弦上，指向大地說：「你把所有食用穀物藏於體內而不施予，於是人們無法得到滋養。因此我要殺死你。」

大地化身驚慌顫抖，採用了母牛的形象逃之夭夭。不論她跑到那裡，也看見柏杜大君苦苦相逼，她轉過頭來說：「主人啊，請不要這樣做。我皈依你，你不該殺害母牛。你是至尊主的化身，因此你應該保護我。請你這樣做：帶一頭小牛來，我對小牛的情感會令牛奶開始自動流出。也帶同一個盛牛奶的壺和一個擠奶人來，就請擠取我的牛奶。」

柏杜大君把斯瓦央布瓦·曼奴(Svayambhuva Manu)變成一頭小牛，他自己便從大地處擠出所有食用穀物，放在他杯形的手。為

眾生製造和分發了足夠的食物，人人都感到心滿意足。之後，柏杜大君在布茹阿瑪瓦塔(Brahmavarta)展開了一個百匹駿馬的祭祀，薩拉斯瓦緹(Sarasvati)河在當地是東流的。當因鐸(Indra)眼看他們已完成了九十九次祭祀，馬祭快要完成時，心想：「他們若完成了這個百匹駿馬的祭祀，便不會尊重我，甚至可能會篡奪我天帝之位。」

故此，他隱了形，偷去馬匹，飛回天上。聖人亞崔(Atri)看見一切，並指示柏杜大君之子立即殺掉因鐸。柏杜之子箭在弦上準備殺掉因鐸，但卻看到因鐸正穿著假冒棄絕者的衣飾，纏上紅布，額上劃有三條橫線，身上塗上灰燼，頭頂上盤結著頭髮。柏杜之子以為他是個聖人，便沒有發箭。這是無神論者的衣飾，而非奉獻者的。當拉瓦那(Ravana)擄走茜妲(Sita)時，也穿著同類型的衣飾。

當因鐸眼見柏杜之子識破自己是個冒充者而再來殺他，他便拋下所有動物和假冒的衣服，逃逸而去。他們再次開始祭祀，因鐸又再前來。這次他一手拿著三義戟，一手拿著人類顱骨，穿著紅布，戴著一串極大而刺刮皮膚的那種烏陀薩果(rudraksa)項鍊。柏杜之子又準備要殺他，因鐸又棄掉衣服逃去。那些取用因鐸棄置的這些衣服的人，其後被稱為手持人類顱骨者(nara-kapali)。以往有眾多這些所謂的聖人，但是現在僅餘少數。這種情況發生過數次，因鐸每次也留下無神論者的衣物。有些人取用了這些不同的衣物而創立新的無神論法則。

柏杜大君見兒子不能殺掉因鐸而極為憤怒。他箭在弦上，準備親自殺掉因鐸，但是聖人開始安撫他，說：「殿下，請息怒。請

安坐於此，稍安毋躁。我們會用曼陀召來因鐸，把他扔進火裡。」

柏杜大君就座，聖人開始唸誦因鐸祭禱文(indram ya jamahe)，其力量之大，足以把因鐸連同他那一向固定於天堂上的皇座，從天堂一併拉下來。當聖人準備把他投進火裡，他記起眾生之祖父—主布茹阿瑪，他立時顯現於此，說：「你不能殺因鐸。他是至尊主的部份擴展，並以多種方式服務至尊主。因此不要把他扔進火裡。釋放他，因為你祭祀的目標，也總會實現。你是個偉大人物；你有何必要殺死因鐸？軀體並非靈魂；軀體有別於靈魂。視軀體為靈魂者正是無神論者和受條件限制的靈魂。你熟悉這個哲學概念，因此你為何定要殺死因鐸？故此，釋放他，再次展開祭祀吧。」

在主布茹阿瑪堅持下，他們釋放了因鐸而再次開始祭祀。然後，維施努顯現在祭祀場地，四隻手分別拿著棒槌、蓮花、神碟和海螺，因鐸站在祂身旁。祂說：「你的祭祀現已完成。饒恕因鐸吧。他是我的部份擴展，我通過他來保護和養育世界，因此你不應該為他偷去祭禮的馬匹而再惱恨他。渴求一己享樂而履行祭祀者，如想要擴大國土的國王。他們的崇拜是基於生命的物質概念，但是柏杜大君履行這些祭祀，僅只為了滿足主哈瑞(Hari)而已，你清楚知悉軀體和靈魂之別，你的祭祀現已成功。」

這個祭祀的訓示就是，崇拜應該僅只為了服務主哈瑞而履行，並要懷著靈魂的整全知識(atma-jnana)。這樣，至尊主便會滿意。柏杜大君為了保護和惠及眾生而履行這些祭祀，因而也是為了令至尊主快樂。若非這個主要因素，至尊主決不會滿意這項服務。柏杜大君的崇拜之中有這項服務，牧牛姑娘和其他一切偉大奉獻者

的崇拜亦然。

我們已從經典舉例，現在會說一個故事，是我們在瑪圖拉此地的經驗之談。我們從中可以明白，我們應該如何愛和依附我們的崇拜。以前有一個谷石(salagrama-sila)崇拜者。他不認識所有曼陀與詳盡的崇拜細節，但是他卻依例持續他的崇拜。他立誓每天清晨到雅沐娜河沐浴，於早上四時前帶些雅沐娜河水回家，用作崇拜及塗聖印(tilaka)。除了雅沐娜河水之外，他決不會用其他水，他懷著極大信心，毫無偏差地履行他的崇拜，如是者共十至十五年時間。

然後，到了一、二月份(Magha)的一個新月夜，當時一片漆黑，伸手不見五指。強風暴雨徹夜不停。在他平日沐浴和取水的維刷瑪河堤(Visrama Ghata)附近，雅穆娜的河水高漲而且水流非常湍急。他冷得發抖。當時大約凌晨三時，但是他並不確定。當年並無腕表。人們只靠觀看德茹瓦(Dhruva)和蘇卡拉(Sukra)星座的位置來估量時間。但是當晚密雲蔽天，不見星月。漫天漆黑，滂沱大雨，他在雅沐娜河沐浴後迷了路，找不到歸家之途。他憂心忡忡，如何可以保守他的誓言，心想：「我怎樣才可以回家？我該怎麼辦？」

然後，他看到一個瑪圖拉的小男孩正走過來。他頭上頂著一個對摺多次的大袋擋雨，手中提著燈籠。小孩以非常甜美的聲線問：「巴巴，你去哪裡？」

那個人告知小男孩他的街道名稱及門牌號碼，小孩便回答：「是的，我知道那個地方。我正要去那附近。來，我給你指路。」

那個人信任小孩並一同上路。路上，小孩默不作聲，而他暗自思量：「為何這個小男孩在這樣的晚上外出？」

他顫抖著，繼續跟隨著那小男孩，直至祂轉身說：「爸爸，這就是你的街道。那邊直走便是你家。我要繼續往前走。」

那個人開始走向自己的房子，但是此時他心生疑竇，便轉身望向小男孩的方向。但卻看不見男孩或祂的燈光。他手按著頭，開始惱悔：「至尊主為了保全我的誓言，穿著這樣的衣著，提著燈籠來給我指路。」

這便是崇拜。我們應該有這種不考慮自身苦樂的堅定決心。這是真正的饑餓，如果我們以這種饑餓及這種純粹的愛來履行崇拜，難道至尊主會不接受嗎？故此，奎師那說 prayatatmanah(《博伽梵歌》9.26)：誰若單憑信心及愛向祂供奉，祂肯定會接受。

再者，我們服務靈性導師時，他若為某些事訓斥我們，我們會小題大做地想：「師尊(Gurudeva)以前總是非常愛護我，現在卻這樣對待我，我要離開他。」那麼，這就錯了，我們不應這樣想。我們服務靈性導師時，困難接踵而來考驗我們，我們的決心應該是：「生生世世，我也決不離棄我的靈性導師或我的主。」

另有一個關於崇拜和神像崇拜的故事。有一個履行神像崇拜的婆羅門，完成祭禮後，他會供奉食物，為此而收取酬金。他若先收到酬金，便會履行神像崇拜，但若沒有收到酬金，他便不作崇拜。因此，他真正所愛為何？比夏和孟加拉有很多沿門逐戶的專職祭師。他們僅只收取穀米、蔬菜水果等未經烹煮的食物，及鮮花衣物

等作崇拜。他們繼而向神像展示這些物品，完成崇拜，再把一切藏於衣服內。他們拜訪多戶人家，如此進行崇拜，一天結束時，他們查看：「我收集了多少？」然後便回家。

於是這個婆羅門只會在賺到酬金的地方進行崇拜。有一次，當他離家數天，他憐愛地叫喚他的兒子，說：「我的愛兒，每天為神像沐浴後，便奉上食物。」男孩對崇拜認識不多，但是他仍然答應：「我會依你要求的去做。」

稍後，當他母親在烹煮烤餅和雜燴(sabji)時，男孩便以恆河水和茶拉茜(tulasi)葉為神像沐浴，為祂穿衣後，便把神像放回祂的皇座(simhasana)上。然後，他把烤餅和雜燴放到神像前面，小心翼翼地在每款菜餚上放上茶拉茜葉，說：「神明(Thakuraji)，現在請你用餐吧。我並非正確懂得全部曼陀，但是請你用餐吧。我會一直站在這裡。」

他在那裡佇候有時，接著便熱切地說：「我站在這裡現已有半小時，望著你的碟子，看見你還沒有吃。當我父親供奉食物給禰時，禰不消三、四分鐘，便興高采烈地享用祭品。但只因為我不懂曼陀，你便不吃。難道你會因為我父親不在而一直捱餓嗎？那麼我也不會吃。只要你不吃，我也什麼都不吃。」

他愛深情摯的說出這些話。我們唸誦曼陀時若欠缺這種情感，曼陀決不會奏效。曼陀是為了喚醒我們心內的這種情感，我們侍奉神像時若欠缺這種情感，祂又怎會接受我們的供品？

再等了一會後，男孩說：「主啊，你不想吃嗎？那我便不吃不

喝的去睡覺。」

至尊主再也按捺不住。祂從皇座跳下就座，兩手並用的吃著供品。祂把碟子上的食物吃光，非常滿意。男孩把空碟子拿到廚房說：「母親，至尊主吃完了。我好不容易，終於也讓祂接受了供品。」

男孩的母親說：「『祂吃了』，你這話是什麼意思？烤餅哪裡去了？雜燴在哪裡？」

「祂吃了。」

「祂吃了？這怎麼可能？」

翌日，男孩把食物同樣的供奉給至尊主，而婆羅門隔天便回家了。他妻子告訴他：「我們不吃不喝，空著肚子睡覺了已有兩夜。」

婆羅門問：「為什麼？」

「神明把供奉給祂的一切吃光了。」

「神明吃了？怎樣吃？」

思前想後，婆羅門把他的兒子召來，說：「我的愛兒，一定是老鼠吃了供品。牠們特別喜歡在我們這樣的老舊皇座下築窩。牠既住得舒適，也輕易獲得牠需要的一切食物，又能飲用大量的酥油。」

但是他的兒子堅持：「不，是神明吃光了！」

「好吧，好吧。你今夜再供奉吧。」

當晚，當他的兒子供奉時，婆羅門瞞著兒子躲在附近，看看神像是否真的進食。男孩說：「主，別再遲了。請快來用餐吧。」但是神像卻留在祂的位置上，男孩便說：「主，你為何不吃？你羞怯了嗎？為什麼？發生了什麼事？」

然後傳來一把溫柔的聲音：「今天，你父親正在那裡看著。因此我不會來。」

男孩回答：「為什麼？你一定要來吃。你若不吃，我會非常不悅。」

神像便說：「過去碰碰你父親吧。」

男孩照辦，此時，男孩純粹的情感出現於他父親心內，婆羅門便可以看到神像如何真的吃掉供品。

這是履行崇拜的必要情感。若缺乏這種情感，缺乏這種信心，便沒有資格履行崇拜。故此，奎師那說(《博伽梵歌》9.26)：

patram puspam phalam toyam

yo me bhaktya prayacchati

tad aham bhakty-upahrtam

asnamī prayatatmanah

任誰懷著這種純粹奉愛的崇高情感，我接受他們供奉的一切。

阿諾那說：「我的主，我不可能此時此地，在這戰場上作這種

崇拜。請告訴我一個更簡易的方法。」

奎師那說：「你要更簡易的方法？那麼：就只頂拜我(mam namaskuru)。」

那不是隨便的頂拜，namaskara 一詞解作全無假我地頂拜。

sarva-dharman parityajya

mam ekam saranam vraja

《博伽梵歌》(18.66)

放棄各種宗教，只是獨一無二的皈依我。

我們應該頂拜奎師那，衷心接受這個訓示。任誰如此頂拜奎師那僅只一次，他就好像從高處跳進汪洋大海—那是物質存在之洋—然後立刻回頭一看，發現自己已安然橫渡。

dasasvamedhi punar eti janma

krsna-pranami na punar bhavaya

即使履行過十次馬祭也要再度投生，但只頂拜奎師那一次便永不再投生。

人不會再次墮入生死輪迴。誰以專心致意的皈依，頂拜奎師那就只一次，便不會再度被迫進入母親腹中。這便是「頂拜我」的意思。

因此阿諸那說：「我的主，我頂拜你不只一次，而是數以百次！」

奎師那在這個詩節說：「成為我的奉獻者。全心全意專注於我，忙於服務我。完成那些服務時，崇拜我，而履行崇拜後，五體投地伏拜我。」

現在，這個詩節描述的全部四種活動已成一體。我們以堅定信心、濃情厚愛，懇切遵循所有奉愛的支體部份，向至尊主聖奎師那獻上你的頂禮。這便是最隱密的寶藏(sarva-guhyatama)，及《博伽梵歌》的至尊訓示(paramam vacah)。任誰真誠地就只遵從這一個詩節，定會跨越物質存在之洋，並在主奎師那足下獲得獨一無二的純粹愛意。

《梵歌》這個詩節扼要地向我們展示，如何臻達巴佳的奉愛，然後在《聖典博伽瓦譚》才詳盡地描繪這個概念。因此，《博伽梵歌》是入門書籍，我們決不該對《梵歌》有任何不敬。我們應該以書中的訓示為基石，在其上興建奉愛宮殿，在宮殿內以濃厚愛意崇拜聖茹阿妲和奎師那。這便是《博伽梵歌》的精萃。

第四章

立春

Vasanta-pancami



立春(vasanta-pancami)是春季(vasanta)的第一天。立春和春季都有其特殊的重要性，印度人尤其萬分恭敬地慶祝立春。在這天，我們採摘芥末花、薏米和小麥，供奉給我們喜歡的神祇。從今天起，我們以鼓、鏡鈸(karatalas)和各種不同的樂器，彈奏春季的特殊旋律(vasanta-ragas)，而開展潑彩節(Holi)。眾多關於聖茹阿妲和奎師那的歌曲和靈唱陸續而來。以往甚至有更多活動，但是現今時移世易。然而，人們依然相當熱衷於這個節日。

年中此時，樹木、蔓藤、動物、鳥兒、任何有知覺生物體的極樂情感似乎有增無減。芒果樹上固然會是花蕾處處。布穀鳥在芒果樹叢裡啄食這些花蕾，開始咕咕地叫。樹木和蔓藤會落掉老葉而煥然一新，以鮮嫩柔軟的紅葉為新裝。它們似是來參予主奎師那的春季娜莎(vasanti-rasa)，以其新裝為祂打氣。整個大自然立時改變，這就是春季。

正是從今天起，奎師那和牧牛姑娘也在巴佳開始祂們的春季娜莎。有一種娜莎名為秋季娜莎(saradiya-rasa)，另一種名為春季娜莎。在這天，在孟加拉會崇拜薩拉斯瓦緹(Sarasvati)女神。孟加拉是能量(sakti)崇拜者(saktas)的主要省會。薩拉斯瓦緹和

杜加(Durga)源於茹阿迪卡的能量，按照我們傳系的想法，薩拉斯瓦緹和杜加之間沒有特別差異。孟加拉人以美麗的裝飾，崇拜薩拉斯瓦緹，即知識女神。我們崇拜純粹的知識女神薩拉斯瓦緹(Suddha-Sarasvati)，即至尊主使靈魂移向至尊主的那種珍貴能量。亦有威瑪娜南達·薩拉斯瓦緹(Vimalananda-Sarasvati)，那是純粹知識女神的僕人，也是她的另一個形象。威瑪娜(Vimala)解作純粹：她處於純粹形象而令奎師那無比快樂(ananda)，稱之為威瑪娜南達·薩拉斯瓦緹。她把知識賜給整個宇宙，而世人都服務她。由於得遇良機聆聽純粹主哈瑞題旨(hari-katha)的根本原由正是純粹知識女神，故此我們應該先向她頂拜，那麼，我們便可以努力進入有關春季娜莎的一切。

奎師那在不同的時節有不同的極樂情感。其中的秋季娜莎和春季娜莎都有其本身的特殊重要性。奎師那為了令所有永恆靈性的牧牛姑娘(nitya-siddha-gopis)及通過修習而達至靈性的牧牛姑娘(sadhana-siddha-gopis)無比快樂，而展開秋季娜莎。奎師那的活動和逍遙時光，無一是為祂一己的樂趣而行，反之，我們所做的任何活動，甚至上至服務神像，也僅為我們一己的樂趣而行。我們何以服務靈性導師？正是為了從中得到一些即將來臨的樂趣，我們便會因而有所得益。我們也許是在服務，但是在服務期間，令奎師那快樂的這個想法只是其次。這應該是主要的考慮，但是以我們受條件限制的情況，我們僅只為了我們一己的內心安寧而服務，因此，我們為自己所做的並非奉愛。久而久之，當我們所做的僅是為了奎師那及其同遊的樂趣時，那才是奉愛。那必須是全然為了奎師那、為了茹阿迪卡、為了祂們的同遊，那才是純粹無雜的奉愛

(suddha-bhakti)。

奎師那本人是無欲無求者(atmarama)和自我滿足者(aptakama)的翹楚：祂沒有未了之願。祂的一切欲望全已實現，因此祂不需要取自任何人的任何物品以達完滿。我們在眾生之中看到這種不足的性質：我們的快樂、知識、棄絕或一切，我們並不完滿。我們想取自奎師那或他人而達完滿，但是奎師那是無欲無求者和自我滿足者。祂自得其樂，但是看到祂奉獻者的欲望，享樂欲望便在祂心內悠然而生。

bhagavan api ta ratrih

saradotphulla-mallikah

viksya rantum manas cakre

yoga-mayam upasritah

《聖典博伽瓦譚》(10.29.1)

至尊主聖奎師那目睹秋夜降臨，當中瀰漫著盛放茉莉的芳香，祂渴望享受情愛韻事，為此而徵用了祂的瑜伽瑪亞(Yogamaya)假像能量。

至尊主是自我滿足者，但是由於祂是甘露的享受者(rasika)，也是甘露的市集(raso vai sah)，因此祂心內仍有些欲望。牧牛姑娘心內也渴望去品嚐那種甘露。雖然奎師那是無欲無求者和自我滿足者，祂今天也會浸沉於甘露之中，因為牧牛姑娘心內

的欲望，正是令奎師那心滿意足。她們為此而崇拜卡亞亞妮(Katyayani)，她在一年前的八月份(Karttika)，賜予牧牛姑娘一個祝福，現在她們全心渴望得償夙願。

《聖典博伽瓦譚》內描述了秋季娜莎，那是極為優美而賞心悅目。聖佳亞兌瓦·哥斯瓦米(Sri Jayadeva Gosvami)的《哥文達之歌(Gita-govinda)》已描述過春季娜莎。娜莎的另一種論題，奇妙的娜莎(ascarya-rasa)，柏波達南達，薩拉斯瓦緹(Prabodhananda Sarasvati)已在一首名為《論奇妙之娜莎(Ascarya-rasa-prabandha)》的梵文詩歌內描述過。

何謂娜莎(rasa)? Mandali-vadya-nrtya：當一位英雄獨立自主地與多位不同的英雌聚首一堂，伴隨彈奏著靈性樂曲的樂器翩翩起舞，謂之娜莎。經典已描述過這種特別的舞蹈，除奎師那以外，我們沒有看見至尊主的任何其他化身，上演這種娜莎之舞。祂們能夠這樣做，但卻沒有這樣做，更何況是隨便一個凡人。若任何凡人這樣做，那謂之色欲而視之為墮落行為。當奉獻者生生世世都唾棄世俗欲望和樂趣，懷著牧牛姑娘的情感履行靈性服務，為了奎師那的樂趣而相聚一堂，無拘無束而自由自在地，在彈奏著靈性樂曲的不同樂器伴奏之下，翩翩起舞，那就是娜莎。但是經典僅只接納娜莎與奎師那有關，而排除娜莎與他人有關的任何可能性。奎師那和牧牛姑娘為了彼此的快樂而進行娜莎之舞，而純粹愛意在娜莎之舞中激增，你甚至不會看到有任何經典能夠充分描述。

因此奎師那本人，即逍遙時光眾演出者之中的翹楚，說過：「為這回娜莎之舞而聚首一堂，我心內有何狀況？我心內有何感受？它

們又如何產生？」

仿如牛奶受熱而沸騰溢出，奎師那心內的浪潮就連祂本人也無法描述。牧牛姑娘亦然：當你忘卻了你一己的軀體時，你還能夠描述甚麼呢？因此，少數如維亞薩兌瓦(Vyasadeva)般的崇高人物，在冥想時的神定狀態中，從中立位置看見這個景象。不然，他們的情感也會陷於其中而受迷惑。牧牛姑娘受迷惑，奎師那受迷惑，除非以超然物外的立場看待，否則根本無法描述娜莎之舞。故此維亞薩可以略作描述。

女神卡亞亞妮賜給牧牛姑娘一個祝福，而在秋分盈月(saradiya-purnima)當日，奎師那賞月時，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秋天時份，秋月滿盈，萬裏無雲，也無煙塵，一切豁然清朗。這個季節本身十分美麗。既不太冷，也不太熱，百花在明月的影響之下盛然綻放。向晚時份，紅日西墜，滿月的紅光照向他的情人，即東方的化身。我們的評注家說過，當奎師那看見明月時，祂想起：「啊，是的。我們是昌鐸(Candra，月亮)皇朝的成員，而昌鐸皇朝的元首正是我現在看著的這輪明月。今夜我心有靈犀，即東方真的是太陽神蘇耶(Surya)之妻。我也同樣的為牧牛姑娘的臉龐增添色彩，意謂我在和她們享受情意綿綿的逍遙時光，而這當中並無過錯，尤其是因為我實際上是全世界的丈夫。」

祂看見明月，便有此靈感。此時，祂記起一個賜給苦修百萬年牧牛姑娘的祝福，那正是滿月(purnima)，也是崇拜月的最後一天。她們是初次擔任牧牛姑娘的年青少女，她們邀請了茹阿迪卡、維莎卡(Visakha)、拉麗妲(Lalita)，及巴佳區域的所有牧牛姑娘：

「今天請來參加我們的崇拜。」因此，她們的崇拜正要在那天結束，茹阿迪卡、維莎卡和拉麗妲也加入她們，但卻沒有參與崇拜。為何？因為她們已婚，因而沒有必要說：「我們想要南達之子作為我們的夫婿。」但是她們全都在場，奎師那正是在那天取去她們的衣物，而賜福她們全體。祂想：「今天，我會實現她們心中所願。」

祂吹奏祂的笛子，當所有牧牛姑娘來到那裡，祂說：「我已見過你們所有人，故此現在請各自歸家。你們的職責是去侍奉你們的丈夫。」

牧牛姑娘回答：「在這個世界上，有誰可以成為如你這般的靈性導師？你是我們的靈性導師。任何訓示也不及你剛才傳授給我們的那麼漂亮堂皇。囑咐我們去侍奉我們的丈夫—任何訓示也不及這個偉大，因此你正是我們的靈性導師。我們以往崇拜卡亞亞妮，現在才得以服務你，因此你是我們的靈性導師。故此，請你接受我們剛才供奉的崇拜，你若不接受，那你便沒有遵守諾言，冒犯 (aparadha) 之惡果便會降臨到你身上。」

ye yatha mam prapadyante

tams tathaiva bhajamy aham

《博伽梵歌》(4.11)

「我按照他們皈依我的程度而賞賜他們」— 這是禰說的話。請實現我們求拜的願望吧。我們只是把自己獻給禰，別無其他供奉給禰，故此，請禰感到滿意。我們以往崇拜時奉上乾果、冰糖和甜

點—我們把一切所有，在崇拜時供奉給卡亞亞妮，但是事實上，那全是為了禱。請禱接受吧，不然禱便沒有遵守諾言。」

奎師那無法反駁她們。在柏波達南達，薩拉斯瓦緹在他對奇妙娜莎的描述內，所展現的這些逍遙時光略有不同。他描寫奎師那在那天以笛子召喚：「茹阿妲！茹阿妲！」而每個牧牛姑娘心想：「祂在呼喚我的名字！」

jagau kalam vama-drsam manoharam

《聖典博伽瓦譚》(10.29.3)

這個詩節的意思極為優美。jagau 解作「吹奏」，而 manoharam 意指「偷心者」。祂為了偷取整個世界的注意力而別具一格地吹奏笛子，而所有牧牛姑娘也自動為之吸引。奎師那，以祂的美態、以祂的品質、以祂的情感、以祂的甘露及以祂風格的其他一切獨特之處，偷去眾生的心靈。祂派遣使者到每家每戶。祂如何遣送？以祂的雙唇，通過祂的笛子為媒介，祂心中的一切極樂情感，在祂呼喚牧牛姑娘時表露無遺。笛子的木材—即竹子—一般都是乾枯的，但是祂灌之以甘露。祂輕輕吹了笛子一下，從而產生了一種獨特的振動，祂無法僅以祂的嘴巴造成類似的振動。

流生自笛子的振動，看見整個宇宙並無適合的容身之處，於是它橫越了整個物質宇宙(brahmanda)。它由此往上走，也橫越了無憂星，甚至橫越了瑪圖拉和杜瓦拉卡(Dvaraka)。這個甜美音振到了巴佳，令每一個人也神暈顛倒，並讓他們入睡。巴佳所有老婆婆都不醒人事，也不知道發生何事。牧牛童(sakhas)也都沉沉入

睡。然後，為了令牧牛姑娘把自己獻給奎師那，那振動來到她們耳邊，並看見蓬門大開。它穿越一道打開的大門，立時通過她們的耳朵為媒介而進入萬物之中的瑰寶：她們的心靈。心靈的耐性、對靈性導師的恐懼和羞怯—當中一切，它將之搜掠一空。只是當它離開之際，牧牛姑娘才意會此事，說：「我們的心哪裡去了？」她們看見一個小偷來到，並正要離去，要去哪裡？於是她們朝著那振動傳來的方向跑過去。

當我加入這個傳教使命時，有一個較年長的貞守生 (brahmachari)，他會獨坐一角，手持唸珠唸誦 (japa)，面向牆壁以免分心。他每天也會唸誦十萬個主哈瑞的聖名。一天，當他靜坐唸誦而不是完全處於外在知覺時，他聽到一些聲音，他望向一旁，看見一個小偷正拿著錢箱逃跑。當他站起來追捕小偷時，他的下裳 (dhoti) 開始掉落，他便單手抓著下裳。他仍然以另一隻手接受主哈瑞的聖名—他並沒有離棄主哈瑞的聖名！在這個緊急關頭，他一手拿著唸珠，另一隻手抓著他的下裳，叫嚷著：「小偷！小偷！」他緊追其後。然後，他雙腳被下裳絆住，幾乎跌倒！當時，他不是完全處於外在知覺，又怎能捉住那個小偷？他無法捉住小偷，但是他在那個情況下，無論如何也要緊追著他。最後，多人趕到並捉住了小偷。

當奎師那吹奏笛子時，牧牛姑娘也是處於一個類似的情況。那是傍晚時份。一個牧牛姑娘正在侍奉丈夫，另一位正在擠牛奶，另一位正在冷卻牛奶，將之從一個容器倒進另一個，另一位正為自己添妝，而其他人正忙於其他事情。於是當小偷來到時，即使若是

稍有延誤，也不可能捉住他。故此牧牛姑娘便立即緊追著祂。一些牧牛姑娘只得一隻眼上了妝，出門時，她們手中還拿著剩餘物資。另一些則處於癡迷狀態以致衣履不整，出門時，她們的衣物拖曳地上。她們不是完全處於外在知覺，而是臻達了極樂情感之境。這謂之秋季娜莎。

在那場娜莎之中，奎師那最深愛的牧牛姑娘展現了一點嫉妒之怒火。奎師那心想：「我正和眾多牧牛姑娘享樂；誰也不及我幸運。」但是這位牧牛姑娘心想：「眾人和我也不相伯仲？祂曾告訴我，祂最鍾愛我，此時此地我明白到祂是個騙子。祂正和每個人高歌起舞。」她因而展現了嫉妒之怒火(mana)。然後，奎師那攫住她並消失於路上。牧牛姑娘開始到處尋找，她們看見一雙足印，除此之外，還有一些是小姑娘(kisori)的足印。其中一組牧牛姑娘明白那是誰的足印，但是處於嬋綽瓦妮(Candravali)心緒的牧牛姑娘卻不明白那究竟是誰的足印。

anayaradhito nunam

bhagavan harir isvarah

yan no vihaya govindah

prito yam anayad rahah

《聖典博伽瓦譚》(10. 30. 28)

牧牛姑娘心想：「這個獨特的牧牛姑娘對主哥文達所作的崇拜肯定是最好的，故此祂才離棄了我們，僅只帶走她。」那位牧牛姑

娘的女僕認得她的足印而興高采烈。「今天，主帶走了我們的牧牛姑娘，消失無蹤。」當這些牧牛姑娘漸行漸遠，她們感到有增無減的快樂，其他人卻只感受到離愁別緒。「我們看到她的足印在此停住—她去了哪裡？那位牧牛姑娘肯定是累了，因此祂便抱起她，把她揹在祂的背上。」

當牧牛姑娘再走遠一點，發現有處地方，有人曾經坐在地上，附近有些落花。地上也有些足尖的印記。「看來奎師那曾在此拈起腳尖去摘花，所以祂肯定是在此用花朵為她打扮。」她們再走遠一點，發現那位牧牛姑娘獨坐一旁，黯然神傷，有些人說：「啊！這正是奎師那帶走的牧牛姑娘呢！」其他牧牛姑娘看見她珠淚漣漣，都很同情她。奎師那撇下她自己走了，否則，她們便會嫉妒她。

書中第十篇第二十九至三十三章，描述了很多美麗事物。在結尾，她們再次和奎師那見面。祂略感愧疚地在她們面前出現，說：「牧牛姑娘，我肯定非常感激你們。」她們問了祂一個有關愛意交流的問題，祂的回答極為優美。我們在此結束我們對秋季娜莎的撮寫。

壇車節(Ratha-yatra)時，柴坦亞·瑪哈柏佈、拉亞·拉瑪南達、斯瓦茹帕·達莫達爾和施瑞瓦薩學者(Srivasa Pandita)在一起。那天是Hera-pancami。當時，施瑞瓦薩學者在一齣為了取悅主而演出的戲劇裡，看到幸運女神拉珂釋米的女僕攫住牧牛姑娘，折磨她們。她們搶走牧牛姑娘的飾物作為稅金，並懲罰她們。她們興高采烈地吹起號角，大笑而說：「唏！牧牛女，你們只是用牛奶作業而已，卻竟然妄想與幸運女神相比。今天她會好好教訓你們！」

她們取去牧牛姑娘的一些衣物，用之拍打她們，並向她們課稅。施瑞瓦薩學者看見這一切，非常高興，說：「看！溫達文那裡有的是什麼？那裡有的花環僅是由森林(gunja)之花串成。她們那會得到上等的飾物呢？她們只得這些由花朵造成的飾物，她們也穿戴這些東西。相比拉珂釋米豐盛的富裕，她們的富裕相形見绌。」

然後，斯瓦茹帕·達莫達爾說：「牧牛姑娘的踝鐲的本質為何？它們比幸運女神頭上的鑽石更加珍貴。她們只需這些簡單的鮮花去吸引奎師那。由於再無匱乏，她們的富裕其實至高。」如此一來，他描述了牧牛姑娘的偉大之處。

瑪哈柏佈說：「他說得對。我同意，牧牛姑娘的純粹愛意是萬物之中至高的一那甚至高於幸運女神。而所有牧牛姑娘之中，以誰最好？」

斯瓦茹帕·達莫達爾回答：「茹阿迪卡。茹阿迪卡的純粹愛意是眾人之中最高深的。」

「如何？」

「在娜莎之舞中，奎師那僅只帶走她，離棄其他所有人而消失了。祂瞞騙地帶走她。」

「為何是瞞騙？」

「因為祂忌諱其他牧牛姑娘。祂若在眾人面前帶走她，嬋綽瓦莉和其他人也許會嫉妒茹阿迪卡的愛。」

瑪哈柏佈說：「我們不想聽到祂偷走她的事情。因為《博伽瓦譚》沒有提及祂偷走的那位獨特牧牛姑娘的名字，那可能是嬋綽瓦莉或其他牧牛姑娘。請告訴我們，奎師那如何直接認為只有茹阿妲才是最好的。」

我們現在轉到佳雅兒瓦描述的春季娜莎：「我的心正在悸動，因為我渴望寫一些我此生從未寫過的事，而那亦是從未有人描述過的：那就是奎師那會倒在茹阿迪卡的蓮花足下。我們清楚知道這點，但是奎師那是至尊控制者，萬原之原，及其他一切化身之源。祂倒在祂一己能量的蓮花足，那種能量是以祂女僕的形象顯現—我不知道這是否恰當，但是我的心在說，奎師那若不把祂的頭放在她的蓮花足上，她難以平息！我不知道我能否寫出來。」

佳雅兒瓦繼續描述，在高山之皇哥瓦爾丹山的平原上，明月在月湖(Candra-Sarovara)逗留了布茹阿瑪的整整一夜。布茹阿瑪的一夜為時多久？正是百萬個年代。他為了目睹娜莎之舞而留在當地，因而稱之為月湖。

溫達文的所有水果和花卉在春季出現。雌性布穀鳥開始咕咕鳴叫，雄性孔雀開始咕咕鳴叫，白鴿也啾啾鳴叫，似是在吹奏海螺。牠們全都發出自己的聲音，混集一起就如大合奏(sahanai)。所有鳥兒和動物如是歡天喜地，全都翩翩起舞。奎師那和牧牛姑娘也分成小組，開始跳舞。所有年青閨女都在場，她們已經苦候了整整一年。等待與奎師那共舞，等待與奎師那見面—她們飽受分離之火煎熬足足一年。非為她們自己，也非為色欲，只為減輕這種離愁別緒。

為了真正沉醉於奎師那的娜莎，必須投進佳雅兌瓦·哥斯瓦米所寫的這首詩之中。因此，內心滿載極樂情感的柴坦亞·瑪哈柏佈會在晚上對斯瓦茹帕·達莫達爾說：「請為我誦讀《哥文達之歌》吧。」一聽到誦書聲，祂的快樂會立時增添。斯瓦茹帕·達莫達爾會確切地誦讀柴坦亞·瑪哈柏佈渴望聽到的部份。有時是佳雅兌瓦的詩歌，有時是祭迪達斯(candidasa)的，有時是威迪亞柏緹(Vidyapati)的，有時祂會誦讀《聖典博伽瓦譚》內五個描述娜莎之舞的章回內的詩節。

牧牛姑娘拍著手，仿似那就是鐃鉞，她們也打鼓，彈奏七絃琴(vina)和六絃琴(sitara)。當牧牛姑娘一首接一首的彈奏歌曲(raga)時，那情境超凡美麗。有些樂曲欠缺極樂情感，因此她們只彈奏那些能增添極樂情感的歌曲。奎師那以極高的調子唱著不同的旋律。牧牛姑娘便以高於奎師那的調子，唱另一首歌曲。祂想唱更高的調子，但卻不能，祂只好說：「好極了(Sadhu)！好極了！」奎師那正和斯麗瑪緹·茹阿迪卡(Srimati Radhika)共舞，祂舞動的速度和敏捷度，就連祂自己也感到驚訝，祂又再次高叫：「好極了！好極了！」

奎師那握住一個牧牛姑娘的手，又和另一個上下跳躍的舞動著，又擁抱著另一位，又吻著另一位的手。有時，祂於深厚的純粹愛意之中眼睛半張，望向某一位獨特的牧牛姑娘。祂會隨著特定的節奏逐一緊追著牧牛姑娘，這就是春季娜莎的描述。

傾刻之間，就如眨動眼睛般短暫，數以千計更多的牧牛姑娘抵達並開始跳舞。那時，茹阿迪卡看到奎師那最高無上而至尊強大

的能量(param-aisvarya-sakti)沒有運作；祂停住了它。此時祂把逍遙時光之原一瑜伽瑪亞，與祂分開。祂對這一切能量說：「此時此刻，你什麼都不要做；現在你就靜靜安坐觀賞。」而把他們遣到遠處。在奎師那這段逍遙時光之中，一切都被遺忘。此時此地，由於神聖富裕沒有顯現，奎師那不知道「我是至尊主。」，牧牛姑娘也不知道「我們是控制者(Isvari)，我們是瑜伽瑪亞的根基。」一切都被遺忘。

過了一會，茹阿迪卡看到：「奎師那是個大騙子。祂在騙我。祂看似只和我共舞，但是祂其實是和每個人在跳舞。只是由於祂的舞速和敏捷，才看似是和我獨處。」

然後，茹阿迪卡便顯出有點妒怒。我們若感到這種情緒，當中終究有點自私，但是奉獻者心中卻全無自私。她心內沒有絲毫嫉妒，即使是，也只是純粹愛意和至高靈性極樂(mahabhava)的轉化。不要視之為變質，反而是她多元化和獨特的一面。

若有牛奶：加點糖，便會變得甘甜。混入少許香料(kevra)，再來少許樟腦和其他東西，便會更加甜美可口。茹阿迪卡就是如此有其一己的獨特之處，為了令奎師那更加快樂，她便展現了一點妒怒。她離開娜莎之舞去了一個樹林，但是其後發生何事？她一到達該處便懊悔不已，心想：「我為何離棄了奎師那的聯誼？祂沒有離開我；是我撇下了祂。若有任何倒楣女子，那就是我。誰也不及我倒楣。」

與此同時，奎師那遇見一位牧牛姑娘，便問她：「請去找茹阿

姐，告訴她奎師那說：『我為了你非常難過。我以後也不會再做這樣的事，你將會一直快快樂樂。請原諒我。』」

牧牛姑娘去到茹阿迪卡處，看到她的境況，便說：「你的行徑何以如此？你撇下奎師那來到這裡。祂試著討你歡心，但是你卻不領情，那你為何苦惱？」就在此時，拉麗姐出現了，說：「奎師那是個騙子！別相信祂！別向祂顯露出你的單純！要保持委婉，否則你便不能直截了當的和祂打交道！祂永不會瞭解你的價值，因此要一直保持委婉。」

牧牛姑娘多番嘗試安撫茹阿迪卡，但是她卻難以平復。當牧牛姑娘回到奎師那處告知祂此事，祂說：「我怎樣也一定要安撫她。」然後，奎師那想到祂要開個玩笑來安撫她。祂假裝鬱鬱不歡，愁眉苦臉的說：「我現在走了。」祂離開此處並躲在附近的樹林。一些牧牛姑娘便跟隨其後，悄聲說：「祂去哪裡呢？讓我們去看看。」

祂走進一個樹林，躺在一些大石之中。牧牛姑娘看到祂躺下來，便回到斯麗瑪緹·茹阿迪卡、拉麗姐、維莎卡和其他牧牛姑娘處，告訴她們：「祂去了附近的一個樹林。祂極不快樂又飽受和你分離之苦，祂無法再走，而且已睡著了。」

她們說：「在哪裡呢？」牧牛姑娘便帶茹阿迪卡和其他人去樹林。她們向樹林入口窺望，看到祂的臉是蓋住的。她們不能確定祂是在哭泣，或在睡覺，或在做什麼。然後，她們靠近一點，看到祂正在睡覺。祂雙眼閉上，祂的臉有少部份是蓋著的。此時，由於牧牛姑娘的頭號敵人—笛子—正鬆懸在祂手中，所以她們便互通手勢

信號！她們認為應該可以取得笛子。她們從沒有想過，自己或會墮進圈套，只是覺得她們應該拿走笛子。

然後，茹阿迪卡說：「是的，我們應該拿走它，但是誰會去呢？誰會把響鈴掛在貓脖子呢？誰會負責拿走祂手中的笛子呢？朋友，這事殊不簡單！祂的手就像一條蛇。誰若走近並試著拿走笛子，蛇便會咬他，給他一嚐牠的「毒素」，而那毒素永遠也無法消除！故此誰會膽敢嘗試呢？」

她們一起思量並斷定，除了斯麗瑪緹·茹阿迪卡之外，誰也不可能，因此她說：「若你們全都堅持，那我一定會嘗試。」

她貓似的極為緩慢地爬近。她緩緩而悄悄地行近，輕顰淺笑地看著祂，漸行漸近。但是奎師那在做什麼呢？祂聽到她們之間的一切討論，覺得自己應該要享樂一下，祂想：「若要安撫茹阿妲，我們之間必須要直接交談。但卻苦無如此機會。因此我會讓她們取去笛子，然後看看我如何可以和茹阿妲交談。我會問她們每一個人：『你把我的笛子放到哪裡去？』而在查問她們所有人期間，我必然會去到茹阿妲處，那麼我便會有機會。那會是歡欣鼓舞的一刻。」

於是奎師那讓祂的手鬆開。茹阿迪卡以為祂熟睡了，便慢慢爬近祂，看到祂似乎沉沉睡熟了。當人淺睡時，他們能輕易被喚醒，但是當人熟睡時，你無法輕易喚醒他們。奎師那似乎是熟睡至此。她迅速地從祂手中奪去笛子，而牧牛姑娘立刻逃離樹林。當她們眾人長長的秀髮來回飄搖的奔跑之際，奎師那張開了祂的眼睛，說：

「小偷(Hari)，小偷．．．嗨，我的笛子哪裡去了？」祂跑到樹林外，對牧牛姑娘說：「你們偷了我的笛子！」

祂對每個牧牛姑娘說：「你有沒有拿走笛子？」直至祂到了茹阿妲處。她回答：「我拿這枝毫無用處的竹子做什麼？是的，是我拿走了，我還會燒掉它呢！那只是一枝竹子而已。我們的花園中也有數以千計的竹子，只是一枝竹子有什麼了不起？你可以來砍下千枝竹子帶走！她們這樣互相笑鬧，但是她們並不知道奎師那正故意和她們開玩笑。」

雖然茹阿迪卡心內渴望與奎師那見面，她仍然餘怒未消。祂已經看到遣派信差是無補於事的，故此祂下一步做了什麼？祂自己擴展為夏瑪麗牧牛姑娘(Syamali Sakhi)。她採用了一個極為美麗動人的形象，手持一籃鮮花走近牧牛姑娘，以甜美的聲線呼喊：「服務他人，我便會減輕他們的所有苦惱和疲累，他們將會非常快樂。」

茹阿迪卡和牧牛姑娘當時正感疲勞和不快。茹阿迪卡見到夏瑪麗牧牛姑娘，真的沒有認出這牧牛姑娘就是奎師那，而拉麗妲、維莎卡和其他牧牛姑娘也沒有認出祂。當奎師那採用其他形象時，誰會認出祂呢？即使當一個普通演員改變裝束時，我們也不能夠知道那是誰。奎師那為此而徵用了瑜伽瑪亞，因而沒有人可以認出祂。

夏瑪麗把一個散發獨特芳香的花環送給茹阿迪卡而令她滿心歡喜。茹阿迪卡心想：「這陣芬芳從何而來呢？這是誰的香氣呢？」她知道這是奎師那的芳香，非常高興。

夏瑪麗開始對茹阿迪卡說：「在這世上，誰也不及奎師那般仁

慈，有那麼多好品質，尊敬眾人，心存感激並如斯精於全部六十四種藝術。莫說僅在溫達文，即使在整個物質宇宙也無人能及。你呢？你有這麼多好品質，又如斯美麗，因此你不該對祂有任何冒犯。」

夏瑪麗這樣讚美奎師那，又這樣讚美茹阿妲，證明瞭奎師那並無過失。茹阿迪卡怒氣全消，最後為了她的終極快樂，最後武器就在祂手上。祂回復祂的原始形象，對茹阿迪卡說：「我內裡有團分離之火，只有你雙足的觸碰才可以冷卻它。故此請你大發慈悲，用你雙足來裝飾我的頭，因為這樣做也會令你快樂。」

茹阿迪卡心喜極而說：「現在要答應一件事。我腳上的花鐲破了，請整理好。我的辮子鬆了，請梳理好。」

看到祂遵從她的每個命令，她心想：「祂已非常妥當地服從我的所有命令。祂永不會去另一個牧牛姑娘處。來吧，跳娜莎之舞吧。」當時，娜莎之舞是在月湖進行的，而《哥文達之歌》就是這樣描述春季娜莎。

雖然我們沒有資格聆聽和講述這個主題，我們已嘗試略述這種極樂心緒及其中的愛意情感。且看瑪哈柏佈一再品嚐這種種之後，變成何種狀況！那是奇珍妙品！斯瓦茹帕·達莫達爾和拉亞·拉瑪南達會向祂描述。我只是一个充斥著不要得惡習的普通人，但是在斯瓦茹帕·達莫達爾和拉亞·拉瑪南達正描述這種極樂情感的那個地方，奎師那本人一滿載著茹阿妲的靈性極樂 (radha-bhava)，會以主柴坦亞·瑪哈柏佈的形象在此作為聆聽者—祂從中獲得眾多喜樂。因此我們會默默念記這段春季娜莎，有一

天，當真正的靈性渴望在我們心中浮現時，我們便能直接服務這段娜莎。

第五章

黑夜結束時份的靈性修習 Nisanta-bhajana



(1)

至尊主每日的逍遙時光分為八段，從凌晨三時起直至旭日初升謂之黑夜結束的逍遙時光(nisanta-lila)。那是黑夜(nisa)終結的(anta)時份。當生物體開始履行靈修時，那就有如旭日初升。靈魂自邈不可及的年代已違抗至尊主，並因為這種想法而於八十四勒(lakhas，一勒等於十萬)個物種之中徘徊不去。

krsna bhuli' sei jiva anadi-bahirmukha

ataeva maya tare deya samsara-dubkha

《永恆的柴坦亞經(Sri Caitanya-caritamṛta)》

{中篇逍遙(Madhya-lila)20.117}

由於生物體忘記了奎師那，故此自邈不可及的年代起已受假像吸引。假像因而在他的物質存在之中加諸各種痛苦。

krsna-bahirmukha hana bhoga-vancha kare

nikata-stha maya tare japatiya dhare

《若沒有純粹愛意(Prema-vivatra)》

當生物體違抗至尊主時，假像女神(Maya-devi)便突襲他，逮住他。

bhayam dvitiyabhinivesatah syad

isad apetasya viparyayo 'smrtih

《聖典博伽瓦譚》(11. 2. 37)

生物體若誤以為自己是物質能量的產品，便會受制於恐懼。他受假像欺騙以致地位顛倒—他沒有成為至尊主的僕人，反而違抗祂。

至尊主的大假像(Mahamaya)有兩類：蒙蔽受條件限制靈魂的假像(avaranatmika-maya)，及逮住受條件限制的靈魂並將之投進八百四十萬個物種的假像(vikeseptmika-maya)。第一種以物質的肉身及由心意、智慧和假我組成的精微軀體蒙蔽靈魂。生物體若認同自己為這些物質覆蓋，他的內在身份(svarupa)便會受蒙蔽。但若以為奎師那到臨這個世界時，祂的內在身份也受覆蓋，這個想法大錯特錯。雲朵不能遮掩太陽，但是它們能阻礙我們的視域，使我們看不到太陽。但若我們乘坐飛機升上空中，便能看到事實上陽光普照，雲朵只是位於其下而已。雲朵有限而穹蒼無限，正如雲朵無法遮掩無限的穹蒼，假像也無法覆蓋奎師那。何處有奎師那，便無假像。她一直羞愧地站在其後，無計可施。

但是至尊主如斯仁慈，祂以超靈的形式降臨物質國度，並長存於眾生心中作為見證人。祂看顧我們並藉故把我們帶返祂處。祂總是在生物體心中守護著，靜候這種良機。祂非常仁慈，不但仁慈；而且是靈魂的親密好友。祂完全知道我們如何才能獲得我們的終極幸運。

當生物體違抗至尊主而受假像突襲時，他心內湧現一些欲望。這些欲望實現之後，他覺悟到：「這一切畢竟不是真正的快樂。」小孩看到火，覺得它相當悅目，便走去碰它，但是他母親說：「你要是觸摸火，便會被灼傷。」她因而制止他，把他抱入懷中。但是他不會聽從，並從她懷中跳下來再試一次，那她會怎樣做？她抓住他的手，迅即觸摸火，一感到灼燙的感覺，小孩便會縮開他的手。他再也不會走近火。同樣道理，至尊主非常仁慈，假像女神也非常仁慈。至尊主容許靈魂去享受，並助他達成願望，直到靈魂覺悟：「事實上，這是有毒的！」，至尊主此時便開始把靈魂帶向祂。

brahmanda bhramite kona bhagavan jiva

guru-krsna-prasade paya bhakti-lata-bija

《永恆的柴坦亞經》(中篇逍遙 19.151)

至尊主若以靈性導師和偉大奉獻者的形式來接近生物體，他委實三生有幸。祂遣派靈性導師給他，也遣派偉大奉獻者給他，透過他們把奉愛蔓藤的種子栽種於靈魂心中。我們要是缺乏這顆奉愛種子，對我們而言，那依然是黑夜。

ya nisa sarva-bhutanam
tasyam jagarti samyami
yasyam jagrati bhutani
sa nisa pasyato muneh

《博伽梵歌》(2. 69)

當聖人(sadhus)和偉大奉獻者覺醒時，那是世人的黑夜，而世人的日間正是聖人的黑夜。被假像逮住的人對有關至尊主的一切昏昏欲睡，覺醒於至尊主的聖人則對世人的享樂精神昏昏欲睡。因此，對那些不事靈修者而言，那正是黑夜。他們正陷於感官享樂的黑夜。當黑夜正要結束時，那謂之黑夜將盡(nisanta)，是什麼導致受條件限制靈魂的黑夜結束？

satam prasangan mama virya-samvido
bhavanti hrt-karna-rasayanah kathah
taj-josanad asv apavarga-vartmani
sraddha ratir bhaktir anukramisyati

《聖典博伽瓦譚》(3. 25. 25)

與偉大奉獻者為伴時，主哈瑞的題旨便極為賞心悅耳。藉由這個程式在奉愛之途突飛猛進，便會依次獲得信心、依附和奉愛。

靈魂充斥著享樂精神的黑夜將盡時，第一個徵兆為何？正是獲得靈性導師和偉大奉獻者的聯誼，然後來到日夜不斷講述主哈瑞題旨的溫達文。故此，當受條件限制的靈魂，遇上能賜予無緣恩慈的真正聖人時，就似是他徘徊於八百四十萬個物種的黑夜將盡，黎明將至的時刻。假像的黑暗將被驅散，這謂之黑夜結束時份的靈性修習(nisanta-bhajana)。

這是比喻為黑夜結束而黎明之兆開始展現之時。孔雀咕卡地叫，麻雀開始查查地叫。鳥兒的查查聲就像奉獻者品嚐主哈瑞的題旨，而咕卡聲暗示已從靈性導師處接受婆羅門啟迪(diksa)，晚上燦爛閃亮的明星一意指感官享樂的吸引力，一直為受條件限制的靈魂閃照至今一現在已不復見。東方的地平線開始轉紅，現在我們瞭解到黑夜已經結束，意謂受條件限制的靈魂在物質世界的流連也快要結束。這是黑夜終結時份的靈性修習，也是信心初露的曙光。這種信心從何而來？最能把信心灌注於靈魂心內，並把他移向解脫和奉愛的，莫過於與聖人的聯誼(sadhu-sanga)。至尊主奎師那本人特意以奉獻者的裝束而來，挨家逐戶賜予奎師那的聖名。

yare dekha, tare kaha 'krsna' -upadesa

amara ajnaya guru hana tara' ei desa

《永恆的柴坦亞經》(中篇逍遙 7.128)

把奎師那的教導告知每個你遇見的人。受命於我成為靈性導師，解救這片大地上的每一個人。

主柴坦亞·瑪哈柏佈沿門逐戶的告訴生物體：「我去找我的靈性導師，他命令我：『研習韋陀經典吧！』但是我說：『靈性導師，我是一個大笨蛋。這個世界上再也沒有其他如我這般的蠢材，那我怎可以研習韋陀經典(Vedanta)呢？請大發慈悲，告訴我一個更容易的方法吧。』」

「我的靈性導師便說：『好吧。我看你也沒有資格研習韋陀經典。那就記著這個詩節吧：』」

harer nama harer nama

harer namaiva kevalam

kalau nasty eva nasty eva

nasty eva gatih anyatha

《巴函·拿拉迪亞達宇宙古史(Brhan-naradiya Purana)》

『藉由唸誦聖名，你便會臻達你的至善。除此之外，別無他法，別無他法，別無他法。』只說一次並不足夠—他說了三次。為何？好使我們對主哈瑞的聖名出現堅定信心：「你肯定會藉此獲得你的齊天洪福！」若他不是這樣說，我們對聖名會有半點信心嗎？除了主哈瑞的聖名之外，別無他法得享快樂安寧，和跨越物質存在之洋。為了令生物體心內出現信心，瑪哈柏佈便傳授了這個詩節。

假設某人正在睡覺。你會如何喚醒他？致電給他：唏，起床

吧！同樣道理，高聲唱誦齊頌聖名(nama-sankirtana)，就如母親喚醒沉睡於假像黑夜的靈魂。而在卡利年代(Kali-yuga)，眾聖名之尊便是瑪哈曼陀(maha-mantra)：哈瑞 奎師那，哈瑞 奎師那，奎師那 奎師那，哈瑞 哈瑞，哈瑞 茹阿瑪，哈瑞 茹阿瑪，茹阿瑪 茹阿瑪，哈瑞 哈瑞 (Hare Krsna, Hare Krsna, Krsna Krsna, Hare Hare, Hare Rama, Hare Rama, Rama Rama, Hare Hare)。

khaite suite yatha tatha nama laya

kala-desa-niyama nahi, sarva siddhi haya

《永恆的柴坦亞經》{末篇逍遙(Antya-lila)20.18}

隨時隨地高唱聖名，甚至是進食或躺臥之時，祂也能賜予一切完美。

當我最初加入傳教使命時，心有疑竇：沒有任何名字高於茹阿妲-奎師那。瑪哈柏佈唱頌「奎師那，奎師那」時，也會欣喜若狂，但是瑪哈曼陀內，卻沒有明確顯示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名字。有些人唸誦「茹阿妲 奎師那，茹阿妲 奎師那，奎師那 奎師那，茹阿妲 茹阿妲；茹阿妲 夏瑪，茹阿妲 夏瑪，夏瑪 夏瑪，茹阿妲 茹阿妲。」那有什麼害處呢？夏瑪是奎師那在溫達文的一個更直接名字，而唸誦「哈瑞 奎師那」，我們必須假定「哈瑞」意指茹阿迪卡。「茹阿瑪」也可以指亞鬱達(Ayodhya)的茹阿瑪、山卡山拿·茹阿瑪(Sankarsana Rama)或巴拉茹阿瑪(Balarama)。瑪哈曼陀內，找不到茹阿迪卡的直接名字。

我便去問我的靈性導師，還有其他偉大奉獻者，然而，他們也許認為我當時沒有資格瞭解，只是說：「瑪哈曼陀是點金石(cintamani)，當中也包含了終極目標(sadhya)和修習程式，一切所有。你若需要知道更多，閱讀《靈魂的職務(Jaiva-dharma)》—答案自有分曉。」

《靈魂的職務》說明瑪哈曼陀內有眾多極樂情感，因而毋需再唸誦其他名字。瑪哈柏佈說：「我相信我靈性導師的說話，我也開始唸誦聖名。」一再唸誦之後，一天我見到聖名的化身正以迷人的三曲姿勢站在我面前，穿著牧牛童的裝束，吹奏著笛子，面露微笑並眉頭揚動的望向我這方。我的心以我雙眼為媒介而離開了我的軀體，我邊笑邊哭，又在地上打滾，我忘記了一切。

柏卡薩南達·薩拉斯瓦提(Prakasananda Sarasvati)問過瑪哈柏佈：「你為何不研習韋陀經典？你為何哭泣？」

瑪哈柏佈回答：「正是這聖名使我高歌跳舞，泣不成聲。這瑪哈曼陀內有眾多極樂情感；請聽聽就只其中一個字的解釋。哈瑞(Hare)有何意義？Harati kunje yah sa radhika：茹阿迪卡如斯迷醉了奎師那的心神，祂的心神把祂引領到樹林。解作偷取的harana一詞衍生出hara一詞，再變成hare。告訴我吧—箇中意義何等美麗？」

如此一來，瑪哈柏佈、茹帕·哥斯瓦米和茹阿古納·達斯·哥斯瓦米從瑪哈曼陀中，抽取出這個極為美麗的意義。在間接形式(paroksavada)中所找到的甘露和喜樂(ananda)，比直接形式中的

更多。他們如此把瑪哈曼陀的榮耀描述為無窮無盡。靈性導師、偉大奉獻者和經典，使生物體心內對這種理解有信心，這謂之黑夜結束時份的靈性修習。

(2)

黑夜結束時份的靈性修習有兩類：其一是在修習程式的領域之中，而另一類是在完美領域之中，而且是自發奉愛的靈修 (raganuga-bhajaṇa)。在修習程式之中的，正是奉愛的第一階段，而在奎師那的逍遙時光中，是比喻為黑夜結束。在奎師那的逍遙時光中，當黑夜將盡黎明將至時，謂之黑夜終結時份的逍遙時光。為時三小時—從三時到六時。我們藉由累積奉愛善行 (sukṛti)，便能與聖人聯誼，當信心之籽植於我們心內時，那便是黑夜終結時份的靈性修習。由於 nisa 一詞解作黑夜，此處意指生物體違抗奎師那時所處的暗夜。

bhavapavargo bhramato yada bhave j

janasya tarhy acyuta sat-samagamah

《聖典博伽瓦譚》(10.51.53)

當生物體能與聖人聯誼時，假像的這種黑暗便會開始消散，他便能夠瞭解到他的暗夜快要結束，意謂他在這個物質世界中綿延不盡，生生世世的流連快要結束。

bhaktis tu bhagavad-

bhakta-sangena pari jayate

sat-sangah prapyate pumbhih

sukrtaih purva-sancitaih

《巴函·拿拉迪亞達宇宙古史》(4.33)

藉由累積善行，便能與聖人聯誼，而藉由聖人的聯誼，便能臻達奉愛。但是對聖人之言要是沒有堅決的信心，那便不會是真正的聖人聯誼。「我若無法遵從聖人的訓示，我便會抱憾而死。」——這是履行靈修的必然情感。

生物體的靈性修習王國，從初階的信心延展至進階的靈性極樂。為了使生物體心內出現信心，起初定要有些無意而獲的善行。這些善行是在不知不覺間履行任何有關至尊主或其奉獻者的活動所獲的，從這些善行的影響力便獲得聖人的聯誼。

柏拉特大君(Prahlada Maharaja)的故事說明這點。他前生是個婆羅門，年少時接受良好教育，最後成婚。他擁有一切優良品質，事親至孝。有一次，他去某個地方而偶爾陷於不良聯誼，並依戀一個妓女。他十分依戀她，以致摒棄了侍奉他的父母，又拋妻棄子，賣掉一切家當而摧毀了他的家庭生活。他暗中把一切財產給予這個妓女。然後有一天，那妓女見他已經山窮水盡，不名一文，開始不理睬他。她會在他面前和其他人交談，但卻不和他說話，只著他離開。他痛苦萬分，在一天早上離開此地，整天在叢林到處遊盪以致饑渴交迫。然後，夜幕低垂，時值冬夜，細雨紛飛。他心想：「我

現在要去哪裡呢？」他害怕或會被老虎或熊襲擊。此時他看到一間老舊的廢廟，便入內躺下。但是他與那妓女的不和卻如尖刺般戳痛著他的心，他無法入睡，只是徹夜痛哭苦惱。

而在別處，那個妓女懊惱不已，開始到處找他。當晚，她不知道他也在此而投宿同一間廟。她也只是不斷痛哭而無法入睡。翌日早上，他們看見對方而同聲大哭，她立即上前倒在他的足下。他前事不記並深情地把她緊擁入懷。他們故態復萌，生活不檢，但是當時沒有人瞭解他們在當天獲得什麼重大好處。那天碰巧是主尼星哈(Nrsimhadeva)的神聖顯現日(Nrsimha-caturdasi)，而他倆整天不飲不食。他們已經禁食一整天，並徹夜保持清醒，因而得到遵行主尼星哈顯現日的好處。他們當晚投宿於誰的廟宇呢？主尼星哈的廟宇。他們無意之間從中得到如斯善果，於是他來生便成為柏拉特大君，而她成為他的妻子。

他從而獲得聆聽拿拉達(Narada)的機會。當他仍在母親腹中時，連續不斷的聆聽拿拉達的教導共六萬年。藉由拿拉達的恩慈，他便成為偉大的靈性學者及至尊主專心致志的奉獻者—柏拉特大君。這就是善行如何導致聖人聯誼，及那段聖人聯誼如何導致奉愛的例子。

即使某人若是不知不覺地服務侍神像，也會獲得如斯善果。那麼，若某人刻意為神興建廟宇，開拓神的服務，為神製造飾物，或忠誠地服務偉大奉獻者，誠懇地聆聽他們講述靈性哲學，那結果會有多好？因此，在奉愛的王國，這謂之黑夜終結時份的靈性極樂(nisanta-bhava)，並始自信心的出現。而那信心會在何處？起初

並非直接在於至尊主，而是經典之言。

‘sraddha-sabde-visvasa kahe sudrdha niscaya

krsne bhakti kaile sarva-karma krta haya

《永恆的柴坦亞經》{中篇逍遙(Madhya-lila) 22.62}

「若我僅是履行對奎師那的靈性修習，便會成就一切。」如斯優質的信念稱為信心。若對經典之言、靈性導師之言、及偉大奉獻者之言抱持那種信心，那麼一切也會隨之而來。「貫徹遵循他們所言，一切將會順利無阻。即使我生命中的一切也都被毀，就隨它去吧；我會繼續為至尊主履行靈性服務(bhagavad-bhajana)」，這就是信心，儘管我們的靈修也許仍有不要得的惡習。奉愛有不穩定的奉愛(anisthita-bhakti)和堅定的奉愛(nisthita-bhakti)。不穩定的奉愛有虛假的信心(utsahamayi)、間歇不定的努力(ghana-tarala)、優柔寡斷(vyudha-vikalpa)、對來自奉愛的物質設施沾沾自喜(taranga-rangini)、與感官樂趣的渴求作戰(visaya-sangara)和無力堅守誓言(niyamakrama)。即使這一切或會繼續存在，誰的信心若是優質的，那麼，得到聖人聯誼時，他的內在本質便會逐漸改變。當人瞭解到獲得聖人聯誼時，黑夜一意謂他受條件限制的存在狀況—便快要結束，他的信心正是優質的。

黑夜的結束宣告了奎師那第一段日間的逍遙時光。孔雀坐在卡丹巴(kadamba)樹頂，噪鵲也坐在芒果樹頂。鸚鵡坐在石榴樹的樹枝上，因為牠的喙是紅色的，故此牠與樹木的紅色嫩芽混成一色。雌鸚鵡吃葡萄，故此牠坐在葡萄藤上。全體都準備就緒，在等

待溫達女神(Vrnda-devi)發施號令，想著：「溫達何時才會說呢？」溫達女神見時辰已到，便命令鳥兒：「開始歌唱吧！」牠們因而開始發出卡拉-茹阿瓦(kala-rava)的聲音。卡拉-茹阿瓦有何意思？茹阿瓦是指聲音，而卡拉指笛子。因此，這種聲音告知奎師那，該醒過來吹奏笛子了。這些悅耳聲音令嚙鵲、蜂鳥和雌雄兩性的鸚鵡都開始歌唱而且相當陶醉，仿如愛神(Kamadeva)在吹奏海螺。雄鸚鵡正在喚醒奎師那，而雌鸚鵡正在喚醒斯麗瑪緹。孔雀正在卡卡(ke)叫，那解作「誰？」。祂是指奎師那，意謂「有誰能征服茹阿迪卡的妒怒、羞怯和耐心的高山，那是別人不能跨越的？」牠發出這種聲音，正是說：「奎師那啊！請醒來吧！」雌孔雀正在發出卡卡(ka)的聲音，那也指「誰？」，意謂「即使她的心是處於種籽的形態，也能擊敗瘋狂大象奎師那，祂直接就是至尊梵(Parabrahma)本人，那是誰呢？正是茹阿迪卡。」那樣，人人都甦醒過來，開始逍遙時光。

在這個世界上，數以百萬的生靈正在沉睡，而靈性導師和偉大奉獻者喚醒他們，那種恩慈仿如深不可測的大海。我們從牧牛童庫瑪茹阿(Gopa-kumara)的生平、《靈魂的職務》內，巴佳納(Vrajanatha)的生平、及《聖典博伽瓦譚》內眾多奉獻者的生平中可見一斑。若是缺乏至尊主的無緣恩慈，任何靈魂也不可以靈性醒覺。斯麗瑪緹·茹阿迪卡正在哥樓卡等待牧童庫瑪茹阿接近她，因此，她安排他誕生在哥瓦爾丹。她賜他每日在外放牧牛隻，和走遍巴佳的機會。她也親自遣派他的靈性導師佳雅塔(Jayanta)給他。她擬好計畫，不惜用任何藉口把他帶向她。

靈性導師和偉大奉獻者也同樣無上慈悲。他們若是看到某人的善行不很強大，便會設法安排增強他的善行。他們把自己的聯誼作為禮物賜予信心十足者，藉此加強他們的信心。若他們看到某人不渴求奉愛，便安排他們聆聽主哈瑞的題旨。已達至尊天鵝 (paramahansa) 境界的偉大奉獻者—他們有資格超越中階資格 (madhyama-adhikara) 境界的上限—至高無上的偉大奉獻者全無批評他人的傾向 (nindadi-sunya)，會為我們落淚和痛心。如同奎師那為我們落淚和痛心，靈性導師和偉大奉獻者也為我們痛心難過，我們甚至無法估計那種傷感。靈性導師和偉大奉獻者為我們歷盡傷痛，仿如母親在撫養她的幼兒。夜深人靜，母親正在睡覺，嬰兒的哭聲把她吵醒。然後，孩子大解而哭得更厲害。那可憐的女人還能倒頭大睡嗎？她撫育孩子時歷盡千辛萬苦，父親對此只略知一二。箇中滋味，唯獨母親一清二楚。

同樣道理，靈性導師和偉大奉獻者是無上慈悲的。他們擬定不同的計畫令他人心中出現信心，然後總是試著增強那點信心。他們對我們的首要任務，便是要喚醒我們對主哈瑞聖名、靈性導師和偉大奉獻者的信心，這便是黑夜終結時份的靈性修習。某人若是開始履行靈修，那麼，為了其信心的福祉，他們必須瞭解一點：奎師那正是至尊人格首神，尤其是主柴坦亞·瑪哈柏佈正是奎師那本人。首先一定要瞭解這點—瑪哈柏佈把祂的一切賜予眾生，奎師那反而沒有賜予那麼多。奎師那以懷著茹阿迪卡情感的瑪哈柏佈形象降臨—有何意義？我們在此所述的並不是指這個詩節描述的三種情感《永恆的柴坦亞經》(原初逍遙 1.6)：

sri-radhayah pranaya-mahima kidrso vanayaiva-
svadyo yenadbhuta-madhurima kidrso va madiyah
saukhyam casya mad-anubhavatah kidrsam veti lobhat
tad-bhavadhyah samajani saci-garbha-sindhau harinduh

主哈瑞渴望瞭解茹阿迪卡愛意的光榮，祂內裡那種唯獨她以
她的愛意才能品嚐的奇妙品質，及當她覺悟到祂愛意之中的
甜美時所感受到的快樂，祂便滿載著她的情感，從斯麗瑪緹·
莎慈德薇(Srimati Saci-devi)的腹中顯現，仿如一輪明月從
大海再然而起。

茹阿迪卡這三種情感，可以遲一步再向新進奉獻者解釋。我
們此處所指茹阿迪卡的情感，正是愛深情切，善待眾生的情感。究
竟是奎師那還是茹阿迪卡更富這種慈悲情感？茹阿迪卡有更多，她
正是那位如母親般養育我們的人。對我們而言，斯麗瑪緹·茹阿迪
卡正是那位仁慈的化身，而她在這個世界上的展現正是靈性導師。
至尊主的所有仁慈都見於靈性導師身上。

samsara-davanala-lidha-loka

tranaya karunya-ghanaghanatvam

《八頌靈師(Sri Gurvastakam)》(1)

靈性導師把他的恩慈遍灑於正在物質存在的烈火中，飽受煎
熬的眾生。

至尊主的所有仁慈都以靈性導師和偉大奉獻者的形象而展現。他們首先傳授什麼教導？正是主柴坦亞·瑪哈柏佈作為卡利年代的原初靈性導師降臨，教導齊頌聖名。正是祂懷著奉獻者的情感到臨，來賜予奉愛。祂並非以至尊主的形象而來；祂不會以那個形象賜予奉愛。祂會作為至尊主來品嚐，但是祂會以何種形象賜予呢？正是奉獻者。若不成為奉獻者，若不成為庇蔭(asraya)，祂又怎可以賜予王國(visaya)，即對奎師那的純粹愛意(krsna-prema)呢？奎師那是所有存在中唯一真正的純粹愛意王國，祂本人因而無法賜予。聖茹阿妲和其他所有奉獻者是純粹愛意的庇蔭，他們因而能夠賜予。故此，奎師那本人前來品嚐茹阿妲的情感，情感(bhava)一詞在此解作仁慈(karuna)。

anarpita-carim cirat karunayavatirnah kalau
samarpayitum unnatojjvala-rasam sva-bhakti-sriyam

《永恆的柴坦亞經》(原初逍遙 1.4)

為了品嚐三種情感，也為了對這個世界的靈魂傳授訓示，祂懷著這種恩慈降臨。這是祂的第一個教導：

namnam akari bahudha nija-sarva-saktis
tatarpita niyamitah smarane na kalah
etadrsi tava krpa bhagavan mamapi
durdaivam idrsam ihajani nanuragah

至尊主啊！禰的聖名是賜予靈魂一切吉祥的人，因此，請禰大發慈悲，永恆展現於茹阿瑪、拿拉央那、穆昆達(Mukunda)、瑪德瓦(Madhava)、哥文達、達摩達瓦和其他聖名的形象之中。禰已把你的一切能量灌注於這些聖名之中。由於你的無緣恩慈，你對唱頌你的聖名沒有施加任何指定時間或地點等限制，因而可以日夜隨時唱頌。主啊！這是你對生物體的無緣恩慈，但是我卻極為不幸，由於我的冒犯，致令我對你的聖名——一切靈性果實的賜予者——毫不受之吸引。

這是祂的第一個訓示：聖名正是奎師那本人。在拿若塔瑪·達斯·塔庫(Narottama dasa Thakura)和盧昌那·哥斯瓦米(Lokanatha Gosvami)的年代，有一件事與此有關。有一次，當拿若塔瑪正在獨自唸誦時，一個農民走近他，想要一桶水。由於他不瞭解聖名(nama)整全的榮耀——聖名和聖名的擁有者(nami)在各方面都毫無區別——他放下了他的唸珠去履行這個善舉。盧昌那·哥斯瓦米知道聖名和聖名的擁有者同一無異，而且服務聖名正是服務奎師那，他察覺到拿若塔瑪·塔庫的過失。祂們之間並無差異。在修習和完美階段，聖名也都是奎師那。

瑪哈柏佈唱誦越來越多的聖名，說：「我看見奎師那以哥柏拉(Gopala)的形象站在我面前。」聖名和奎師那本人無異無別，正如瑪哈柏佈在《八訓規》這個詩節所說的一樣。至尊主以眾多聖名不同形象的化身下凡降世——為甚麼呢？因為世界上有許多不同類型的人。他們也有多種傾向和信念，以往培養得來的本性也有不同，

而甚至在完美階段，他們的內在靈性形象也各不相同。因此，至尊主便以眾多不同聖名的形象下凡降世。祂有眾多聖名如奎師那、拿拉央那、梵、超靈、佳幹納特、還有至尊控制者(Isvara)、阿拉(Allah)、昆達(Khuda)和上帝。但是我們能把這一切聖名分為兩類：次要和主要的。例如至尊控制者等沒有具體詳述的聖名是次要的。何謂至尊控制者？這個聖名之中有否特殊形象或獨特形態？只是祂是控制者而已，但卻沒有具體詳述。而噢姆(om)可以解作卡利或高瑞(Gauri)，但卻沒有指定任何特殊形象。而佳幹納特(意指宇宙之主)所指為何？維施努的所有化身也可稱為佳幹納特。上帝(God)也是一個次要名字。「G」是生產者，意指創造者；「o」是操作者，意指維持者和養育者；而「d」是毀滅者。阿拉意謂祂是萬物之中最偉大者，就如我們對梵的概念一樣。那亦是一個次要名字。哈瑞意謂偷去知覺者，而且是奎師那的主要名字。那亦可指拿拉哈瑞(Narahari)、茹阿瑪黎鐸(Ramacandra)和奎師那，這是三個高級(paravastha)化身。

尼星哈、瓦瑪拿(Vamana)、卡爾奎(Kalki)、茹阿瑪、奎師那、拿拉央那和哈瑞全是主要聖名。主要聖名也有二類。談及至尊主神聖富裕方面的聖名是二級的主要聖名，而奎師那的聖名是一級的主要聖名。然後，在奎師那的聖名之中再有進一步的考慮。根據奎師那逍遙時光的重要性等級，祂的聖名也有等級之分。娜莎-碧哈瑞(Rasa-bihari，即滿載甘露的偷心者)和雅淑妲-南達拿(Yasoda-nandana，即雅淑妲之子)兩者之中，哪個聖名更特別？正是娜莎·碧哈瑞。如此一來，一級的主要聖名包括了茹阿妲-納特(Radha-natha，即茹阿妲的主宰)、茹阿妲-刊塔(Radha-kanta，即

茹阿妲的摯愛)和高毘納特(Gopinatha, 即牧牛姑娘的主宰)等至尊無上的主要聖名。祂們包含一些特別能量並顯示奎師那某段特別的逍遙時光。例如, 祂所有獨特的甜美(madhurya)全都包含在娜莎·碧哈瑞這個聖名之中, 而在奎師那的所有逍遙時光之中, 這個名字顯示出眾逍遙時光的精萃。藉由唸誦這個聖名, 這些特定的逍遙時光便會在唱誦者心內大放光明。

主茹阿瑪的聖名(rama-nama)有不同的層面。祂能賜予解脫, 故稱助人跨越假像的音震(taraka-brahma)。當提及達薩茹阿緹·茹阿瑪(Dasarathi Rama)時, 意指吸引眾生心靈的人, 祂至尊無上的仁慈並對其奉獻者擁有眾多特殊愛意(bhakta-vatsalya)。主茹阿瑪這聖名賜予純粹愛意和中性情懷(santa-rasa)、以及部份的主僕情懷(dasya)、友伴情懷(sakhya)和父母情懷(vatsalya)。除了一些關於情懷的特別考慮之外, 這個聖名和奎師那的聖名之間並無分別。但若茹阿瑪是指茹阿瑪雅緹·奎師那(Ramayati Krsna)或茹阿妲·茹阿瑪拿(Radha-ramana), 那麼, 祂便會令人達至頂點。

至尊主的所有能量經已灌注於這些聖名之中—這就是祂的仁慈。誰是信心的首要賜予者? 正是主柴坦亞·瑪哈柏佈和祂的同遊。誰直接解救我們? 我們的啟迪靈性導師賜予我們這一切, 而我們的訓示靈性導師(siksa-guru)也把之賜給我們。因此, 儘管瑪哈柏佈是源頭, 我們先蒙受靈性導師們的恩典, 繼他們之後, 我們蒙受瑪哈柏佈及其同遊的恩典。我們先對我們的靈性導師有信心, 再對瑪哈柏佈有信心, 因為我們若是略過了靈性導師, 瑪哈柏佈便不會接受我們的奉愛。

因此，祂說過 namnam akari bahudha ni ja-sarva-saktis：祂所有能量已灌注於這些聖名之中，而這些能量按特定聖名而各不相同。唸誦祂的聖名並無施加硬性規則。假如某人向南而坐，唸誦三讚曼陀(gayatria-mantra，嘎亞垂)—這是否正確？不正確，因為唸誦三讚是有強制性規則(niyam)的。但若某人向南而坐唸誦聖名，會有任何害處嗎？唸誦主哈瑞的聖名並無加諸時間或地點的考慮。瑪哈柏佈說，即使我們進食和休息時，也應該唸誦主哈瑞的聖名。我們雙手骯髒時，會坐下唸三讚曼陀或履行神像崇拜嗎？不會，因為那會是冒犯。但是有時當我們打噴嚏時，我們說「哈瑞，哈瑞」，當我們絆倒時，我們說「茹阿瑪，茹阿瑪」，這並無不妥，因為唸誦主哈瑞的聖名，並無時間、地點或資格這種考慮。

人若是前往不淨之地，無論如何也不能把心意專注於靈性題材。但若他是坐在服務樹林(Seva-kunja)等純淨地，便能易如反掌的冥想。我們可以在此討論這些高妙的靈性題材，但若我們是在不適合之處，還可以討論茹阿迪卡於黑夜結束的逍遙時光等事情嗎？決不。因此，有這麼多的修習程式，當中全都有這樣的考慮，但是唸誦主哈瑞的聖名，並無時間或地點這種考慮。進食、躺臥、手口不潔、或在任何情況下，也可以唸誦主哈瑞的聖名。假若某人殘廢而不能穩坐，會否對他施加一條規則，就是他必須坐著唸誦主哈瑞的聖名，當他躺臥時，則不可唸誦？假若某人在廁所內慘受嘔吐和腹瀉之苦，在那個情況下，他不可以實踐冥想、履行苦行、修習瑜珈或任何事情。看到他無助的境況，我們還會說他那時不可以唸誦主哈瑞的聖名，反而要某人前來，在他耳邊唸誦：「奎師那，奎師那，茹阿瑪，茹阿瑪」嗎？即使在那種情況下，唸誦的成果也

會出現，任何其他的修習程式反而沒有裨益。因此，令人對主哈瑞的聖名首次出現信心的，正是黑夜終結時份的靈性修習，而瑪哈柏佈就這點說：

harer nama harer nama

harer namaiva kevalam

kalau nasty eva nasty eva

nasty eva gatih anyatha

除了唸誦聖名之外，別無他法，但是有一要點—我們從何處聆聽聖名的榮耀？要從靈性導師和偉大奉獻者處。誰沒先得到聖人的聯誼，便無法唸誦聖名，即使他真的唸誦，唸誦的究竟是哪種聖名，這點委實置疑。我們從靈性導師處得到的聖名仿似茁壯的種子。茁壯的種子會長出健康的植物，但是瘦弱的種子將無所獲。同樣道理，靈性導師把靈性音震 (sabda-brahma) 傳授給我們，唸誦主哈瑞那些聖名會結出奎師那純粹愛意之果。但是瘦弱的種子並非靈性音震，當中先天欠缺完美，因此只會結出物質享樂和解脫之果。

ceto-darpana-marjanam bhava-maha-davagni-nirvapanam
sreyah-kairava-candrika-vitaranam vidya-vadhu-jivanam
anandambudhi-varadhanam prati-padam purnamrtasvadanam
sarvatma-snapanam param vijayate sri-krsna-snkirtanam

聖名的第一效果是洗滌心鏡，第二效果是熄滅生死密林的悲哀之火，第三效果是如明月銀光般，使生物體的終極幸運之花盛放，而第四效果是賜予那好比年輕新娘的最深入的超然知識。第五效果是增進超然喜樂之洋，第六效果是使我們每走一步都能品嚐至高的甘露，而第七是從內到外，徹底冷卻和淨化我們。這是唸誦主哈瑞聖名的七個效果，此後就是賜予純粹愛意這第八效果。這個始於洗滌心鏡，循序漸進的復甦正是黑夜終結時份的靈性修習，此後，當人懷著品嚐甘露的靈性極樂(rasika-bhava)，冥想奎師那日中的八個時段時，就是直接的服務祂。

第六章

鸚鵡

Sriya Suka



舒卡兒瓦·哥斯瓦米在《聖典博伽瓦譚》，何不直接提及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名字的一個理由，就是因為帕瑞西特大君(Pariksit Maharaja)僅餘七天壽命，說出茹阿迪卡的名字卻會令舒卡兒瓦陷於狂喜極樂的神定之境共六個月。《布茹阿瑪維瓦塔宇宙古史(Brahma-vaivarta Purana)》提到：

sri-radha-nama-mantrena

murccha san-masiki bhavet

noccareta matra spastam

pariksid-dhita-krn-munih

舒卡兒瓦·哥斯瓦米若是說出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名字，便會立即記起她的逍遙時光。由於他對茹阿妲的純粹愛意(radha-prema)，他會陷入avista-citta之境，即興奮莫名並全神貫注的思念她服務奎師那的逍遙時光和活動。然後，他內心會專注於奎師那，而外在會停止活動達六個月之久。但是帕瑞西特大君僅餘七天壽命，而舒卡兒瓦想他得到聆聽整部《聖典博伽瓦譚》的益

處。

為何僅是提及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名字，舒卡兌瓦·哥斯瓦米便會進入狂喜極樂的神定之境？薩拿坦·哥斯瓦米在他為自己的著作《聖典博伽梵歌的評注(Brhad-bhagavatamṛta)》所著的注釋內這樣寫：「斯麗瑪緹·茹阿迪卡是舒卡兌瓦·哥斯瓦米崇拜的女神，因此，每當他說出她的名字時，內在便會精神振奮而外在則停止活動。他於是在《聖典博伽瓦譚》內以隱密的方式，表示茹阿迪卡和其他牧牛姑娘的名字。」故此舒卡兌瓦·哥斯瓦米不直接說出她的名字，僅只間接提及。根據論述極樂情感的經典(rasa-sastra)所言，間接的敘述方式比直接的更佳。

veda brahmatma-visayas

tri-kanda-visaya ime

paroksa-vada rsayah

paroksam mama ca priyam

《聖典博伽瓦譚》(11. 21. 35)

[奎師那說：]《韋陀經》分為三部份，最終揭示生物體為純粹靈魂。然而，韋陀的先知和曼陀使用深奧的術語，而我也為如此機密的描述欣喜。

因此舒卡兌瓦·哥斯瓦米也間接說出了牧牛姑娘的名字，正如 anayaradhitaḥ 一詞 {《聖典博伽瓦譚》(10. 30. 28)}，這暗示

了那位完美地崇拜奎師那的牧牛姑娘，即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品嚐甘露的奉獻者(rasika-bhakta)能夠瞭解，最完美地崇拜奎師那的，奎師那從娜莎之舞的場地帶走的，祂與之一起消失在森林中的，正是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唯獨是這位牧牛姑娘，奎師那在僻靜處為她的頭和腳打扮。即使說出意指斯麗瑪緹·茹阿迪卡而聽起來又極像她名字的 aradhitaḥ 一詞，舒卡兌瓦·哥斯瓦米也立刻開始進入狂喜極樂的神定之境。但是情緒變得如此激動之後，他便改變了話題。

再者，舒卡兌瓦·哥斯瓦米在《聖典博伽瓦譚》(2.4.14)中，以意指「奎師那無與倫比的富裕」的 radhasa 一詞，用作暗示斯麗瑪緹·茹阿迪卡。薩拿坦·哥斯瓦米說，在描述娜莎之舞的《博伽瓦譚》第十篇的五個章節中、在《牧牛姑娘之歌》、在《布茹阿瑪茹之歌》和在《烏達瓦代傳信息》中，舒卡兌瓦·哥斯瓦米也謹慎地用其他字句間接暗指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在詩節 10.29.5，他用了 kascid doham hitva 等字句，在詩節 10.30.26，用了 tais taih padaih 等字句，在詩節 10.30.35，用了 yam gopim anayat 等字句，在詩節 10.30.38，用了 vadhur anvatapyata 等字句，在詩節 10.32.4，用了 kacit karambujam saurer 等字句。這每一個引證全都是代表斯麗瑪緹·茹阿迪卡和其他牧牛姑娘。品嚐甘露的奉獻者張開了眼睛，故此能夠看到牧牛姑娘和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名字無處不在，但是瞎子卻不然。因此我們尤其感激薩拿坦·哥斯瓦米，要是沒有他向我們揭示這些事實，我們便永遠無法瞭解。

但是為何只是提及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名字，舒卡兌瓦·

哥斯瓦米就會真的如此情緒激動？《博伽瓦譚》常述：「sri suka uvaca。」Sri suka 意謂神聖的雄鸚鵡(sriya suka 或 suka)，那是屬於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聖卡威·卡拿普茹(Kavi Karnapura)在他的《Sri Ananda-vrndavana-campu》解釋，舒卡兌瓦前生是茹阿迪卡的鸚鵡，以往總是坐在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左手上，她會餵牠石榴籽。她會憐愛地輕撫牠，對牠說：「說(bolo)奎師那！奎師那！」這隻鸚鵡便會甜美地讀出奎師那的名字。

有一次，牠飛進奎師那在南達村(Nandagrama)的花園，開始歌唱：「奎師那，奎師那」，那歌聲就如斯麗瑪緹·茹阿迪卡本人一般甜美，而且是相同的美妙音調。奎師那深受這歌聲吸引，並注意到這隻坐在石榴樹上的漂亮鸚鵡，祂說：「請再多說一些。」鸚鵡便開始悲從中來：「噢，我十分卑鄙而忘恩負義，因為我坐在斯麗瑪緹·茹阿迪卡本人手上，她餵我石榴籽、牛奶和米飯。她教我如何極為甜美地唱頌『奎師那，奎師那』，但是我卻飛走，來到此處，因此我非常不幸。」然後，奎師那便把鸚鵡拿在祂手中，開始輕拍牠。此時，拉麗妲和維莎卡來到，說：「這隻鸚鵡是屬於我們的女主人—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她非常喜愛牠，沒有牠，她便活不下去，因此請把牠歸還給我們，我們將會把牠歸還給茹阿迪卡。」

奎師那回答：「若牠真是她的，那你叫喚牠時，牠便會走向你。牧牛姑娘啊，若牠並非真是她的，牠便不會走向你。」

她們多次嘗試叫喚鸚鵡，但是牠卻不過去。她們便開始責罵奎師那，說：「無論什麼走近你，就永遠也回不了牠正統的擁有者處。」於是她們便向雅淑妲媽媽述說情況，因此雅淑妲前來，從奎

師那手上奪去了鸚鵡，說：「你總是無所事事，但卻只顧和動物及鳥兒玩耍！你該去洗澡了。你的父親已準備好用餐，但是你若不在，他不能獨自用餐。因此立刻去！」於是她便把鸚鵡交還給拉麗妲和維莎卡，並拖走奎師那。

在茹阿妲和奎師那回到哥樓卡·溫達文(Goloka Vrndavana)之前，祂們對鸚鵡說：「你一定要留在這個世界宣揚《聖典博伽瓦譚》。」鸚鵡開始飲泣，但是祂倆都對牠說：「除了你之外，再沒有人有資格去展現《博伽瓦譚》，故此你一定要留在此處。」因此在茹阿迪卡和奎師那隱跡之後，鸚鵡便開始尋找一個有人講述主奎師那命題的地方。牠知道商羯羅(Sankara)是奎師那的一位偉大奉獻者，便飛到開拉薩(Kailasa)山，牠在此看到商羯羅正向他的妻子柏瓦緹(Parvati)誦讀同一部《聖典博伽瓦譚》。於是牠便坐到樹上，由於極佳的掩護，商羯羅毫不察覺牠的存在。

因為《聖典博伽瓦譚》最初的三篇極富哲學性，按乎婦女的本性，柏瓦緹聽著的時候，便睡著了。她只想聆聽浪漫的逍遙時光，尤以茹阿妲和奎師那如何見面，一起邊走邊笑。鸚鵡偶爾會回應：「是的，是的。」商羯羅以為柏瓦緹正在聽著，便熱切地繼續誦讀。

當商羯羅誦讀完第十二篇，柏瓦緹立刻醒來，說：「我卻還沒有聽到我想要的！你已經講完第十篇了嗎？請再對我誦讀吧。」當時，商羯羅心想：「那究竟是誰在一直聽著，有時還用柏瓦緹的同一聲線回答：『是的，是的，真是動聽』？」他開始找尋，然後注意到有一隻美麗非凡的鸚鵡坐在附近一棵樹的樹枝上，他想：「鸚鵡能模仿任何人的聲線，因此也許是牠說的。沒有資格的人不應該

聽《聖典博伽瓦譚》。因為牠是一隻鳥兒，牠沒有資格，因而應該立刻被殺，否則牠可能誤用牠所聽到的。」商羯羅拿起他的三叉戟去殺鸚鵡，但是牠飛走了，飛進了維亞薩兌瓦在恒河岸邊的巴達威卡修院(Badarikasrama)。牠在此看到維亞薩兌瓦正在對他的妻子誦讀同一部《聖典博伽瓦譚》，他妻子為之驚訝不已而目瞪口呆。因此鸚鵡從她口中飛進她體內。商羯羅一直緊追著那隻鸚鵡，手持三叉戟到了此地，說：「維亞薩兌瓦，我向你頂拜。我正在跟隨著一隻鸚鵡—你有看到牠嗎？」

維亞薩兌瓦笑著回答：「你為何在找尋一隻鸚鵡？」

「我要殺死它。」

「為什麼？」

「因為他聽到《聖典博伽瓦譚》，但是牠沒有資格這樣做。」

「我想請問你，聽到《聖典博伽瓦譚》有什麼成果？」

「永恆不朽。」

「那麼，若牠現在已是永恆不滅，你將如何殺掉牠？你應該拋卻這個念頭，回到你的修院。」商羯羅覺悟到那隻鸚鵡無法被殺，便回去開拉薩。這隻鸚鵡住在牠母親腹中十六年之後，便以舒卡兌瓦的形象式出現，並於其後講述《聖典博伽瓦譚》。故此，由於舒卡兌瓦前生是斯麗瑪緹·茹阿迪卡本人的鸚鵡，他如斯沉醉於甘露之中，以致無法說出茹阿迪卡的名字，否則就會進入狂喜極樂的神定之境。

其他《宇宙古史》直接提及斯麗瑪緹·茹阿妲蘭妮，但是這些《宇宙古史》並非完全擺脫果報活動和非人格知識的意味。《聖典博伽瓦譚》遠勝其他《宇宙古史》，其獨特之處在於，所表達的僅是榮耀奎師那的奉愛而已，別無其他。其書頁絲毫不為果報活動和非人格知識所玷污。

《聖典博伽瓦譚》的目標，在本質上而言，甚至遠超於榮耀奎師那，那就是榮耀斯麗瑪緹·茹阿妲蘭妮。這是因為茹阿迪卡擁有對奎師那最無私的愛，更甚於其他溫達文居民，甚至遠超於其他牧牛姑娘。這是真的，因此《博伽瓦譚》實際上是在每個詩節中，都提及茹阿迪卡的榮耀。有如此眼界的人能察看到茹阿迪卡的名字無處不在，遍存於每個詩節之中。但是舒卡兌瓦·哥斯瓦米謹慎地講述《聖典博伽瓦譚》，因此這些榮耀只被間接提及。這是自然而然的，因為人會把他最深愛的事物妥善收藏和保護，免受無法全然賞識的不合資格者所擾。有如貞潔的妻子在公共場所用她的莎麗布(sari)蓋著頭，只有在她丈夫面前才放下莎麗布以真貌示人，這樣，舒卡兌瓦也以隱蔽方式呈現有關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事實。只有擁有適當資格，品嚐甘露的奉獻者，才能真正突破舒卡兌瓦的掩藏。

另一個比喻能夠有助我們瞭解這點。婦女的裸體並非如斯動人，但若她以上佳的透視布料遮掩她的軀體，然後往那塊布上潑水，她的身體特徵便顯露無遺。這就是如何欣賞婦女的美麗特徵。同樣道理，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榮耀經過撰文者一聰明絕頂的舒卡兌瓦·哥斯瓦米一所供的單薄覆蓋而增強。掩藏她的至高地位也

增進了那些榮耀的終極揭示，如同辛苦得來的比垂手可得的更受重視。因此，臻達純粹愛意也定必包括克服障礙。

仍如芥末籽內蘊藏油或牛奶內蘊藏奶油，《聖典博伽瓦譚》內蘊藏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榮耀。但是蠢材無法將之認出來。然而，聖基瓦·哥斯瓦米(Srila Jiva Gosvami)和聖維施瓦納特·查卡拉瓦爾提·塔庫(Srila Visvanatha Cakravarti Thakura)的注釋，向我們揭示那些榮耀。在詩節 10.14.34，布茹阿瑪祈求變成溫達文的一棵小草，好使他可以捕捉所有巴佳居民的足下塵土。另一方面，烏達瓦也想在溫達文生為一棵小草，但卻只希望獲得一位牧牛姑娘的足下塵土。(carana-renu 一詞意謂腳上的塵土，在詩節 10.47.61 內為單數)。他只想要那位在娜莎之舞期間，獨自離去的牧牛姑娘的足下塵土。那位牧牛姑娘是誰？正是斯麗瑪緹·茹阿迪卡。

奎師那在娜莎之舞期間離開了牧牛姑娘之後，面上掛著一個溫婉而難以察覺的淺笑。祂給牧牛姑娘添了困難而心中有愧。詩節 10.32.4、5、7 和 8 描述一位牧牛姑娘(嬋緯瓦莉 Candravali)如何把奎師那的雙足放在她的膝蓋上，另一位(夏瑪娜 Syamala)拖著祂的手，另一位(薩比雅 Saibya)拖著祂另一隻手，還有另一位(柏瑪 Padma)輕柔地斥責祂，另一位(拉麗妲)嘲諷說：「噢，你真夠朋友！」而另一位(維莎卡)正在哭泣。詩節 10.32.6 描述第七位牧牛姑娘展現了妒怒，她從遠處以她的瞥視表示，考慮到各位牧牛姑娘為祂所做的事，她相信奎師那是忘恩負義的。這便是斯麗瑪緹·茹阿迪卡。

主柴坦亞·瑪哈柏佈正是奎師那本人採用了斯麗瑪緹·茹阿

迪卡的心緒，祂告訴我們牧牛姑娘是奎師那的最佳崇拜者。《聖典博伽瓦譚》若是沒有包含斯麗瑪緹·茹阿迪卡的榮耀，主柴坦亞·瑪哈柏佈便決不會觸碰它。但是因為她的光榮遍存於每個詩節之中，祂便把《博伽瓦譚》緊擁於心。

因此《聖典博伽瓦譚》肯定是完美無瑕的《宇宙古史》，也由於書中甘露和結論(siddhanta)的展示程度，祂無疑是最具權威的經典。

詞匯

A

- acarya** — 以身作則的靈性導師。
- ananda** — 靈性喜樂、狂喜極樂、喜樂或快樂。
- anarthas** — 心中有礙奉愛生命進步的不要得欲望。
- aparadha** — 對聖名、奉獻者、靈性導師(guru)、經典、聖地、神像等作出冒犯(aparadha)。
- aptakama** — 無欲無求者。
- arati** — 供奉神像的儀式，以香薰、油燈、鮮花和扇子等崇拜用具，伴以搖鈴和唸誦。
- arcana** — 神像崇拜，九種主要奉愛服務程式之一。
- asrama** — 修院，實踐靈性生活者的居所。
- atmarama** — 自我滿足者。

B

- Bhagavan** — 至尊主，主奎師那(Sri Krsna)。
- bhajana** — 靈性修習，尤指聆聽、唸誦和冥想主奎師那的聖名、形象、品質和逍遙時光。
- bhakti** — bhakti 一詞來自字根 bhaj，意指侍奉。因此，bhakti 一詞的基本意義是去提供服務。履行僅只為了取悅主奎師那的活動，並以愛意滿盈的順向精神而行，當中全無其他欲望，也不為果報活動(karma)的渴求，及旨在人神兩者的存在合而為一的知識

(jnana)培訓所蒙蔽，這種活動謂之奉愛。

bhava — (1)靈性情感、愛或情感；(2)奉愛完美的初始階段 (bhava-bhakti)。

Brahman — 神非人格及全面遍透的特質，全無屬性和品質。

brahmacari — 處於四社會及四靈性晉階 (varnasrama) 體系中首個生命階段 (asrama) 的人；貞守不婚的學生。

brahma-jnana — 生物體本性屬靈這種知識。

brahmana — 韋陀社會體系內四個階級中的智識份子。

brahmanda — 蛋形的物質宇宙。

D

darsana — 觀看、見面、探訪、覲見。

dasya — 與主奎師那的五種主要關係之一，在靈性極樂 (bhava) 或純粹愛意 (prema) 的完美階段確立心內；以僕人心緒表達對神的愛或情感。

dharma — 泛指宗教；即經典為四社會及四靈性晉階體系不同階級人士，所賦定的社會性宗教職務。

dhoti — 一塊圍著下身的布，其中一端穿越兩腿之間，在下背摺疊起來。

G

gayatri — 靈性導師在第二次啟迪時，授予門徒的機密曼陀 (mantras)。

gopas — 以親密好友的心緒服務奎師那的牧童。也可指以雙親之

愛的心緒服務奎師那的年長牧民。

gopis — 以斯麗瑪緹·茹阿迪卡(Srimati Radhika)為首的巴佳(Vraja)年青牧牛少女，她們以綿綿愛意的心緒服務主奎師那。這也可指以雅淑妲(Yasoda)母親為首的年長牧牛姑娘，她們以雙親之愛的心緒服務奎師那。

H

hari-katha — 敘述主的逍遙時光和人格本質。

harinama — 唱誦主的聖名，尤指瑪哈曼陀(maha-mantra)。

J

japa — 獨自十分輕柔地或低語主的聖名；一般泛指手持茶拉茜(tulasi)唸珠唸誦哈瑞聖名(harinama)這種修習法。

jiva — 永恆的個體生物體，以無數生命物種之一的物質軀體，處於物質存在之中，受條件限制的狀態。

jnani — 追求指向非人格解脫智識(jnana)之途的人。

K

Kali-yuga — 卡利年代，即現今充斥著虛偽和紛擾的年代，始於五千年前。

karatalas — 用於演奏奉愛音樂的黃銅製小鐃鈸。

kaupinas — 苦行者的纏腰布。

kevra — 露兜樹芬芳的花朵製成的香薰。

kisori — 青春少艾。

kunja — 灌木叢或涼亭；天然成蔭的清幽之處，四周和頂部主要由樹木和攀藤植物組成。

kunkuma — 婦女用作個人裝飾的粉末。

L

lakha — 十萬。

M

madhyama-adhikara — 奉愛發展中階。

mahabhava — 神聖愛意的至高境界。

maharathi — 能以一敵萬的強大戰士。

mahatma — 偉大的靈性人物。

mantra — 靈性音震，當一再重複時，能從物質條件限制和假像之中解救心意；韋陀讚歌、禱文或聖詩。

maya — 主的假像能量，她影響生物體採納假我，以這個物質世界的獨立享樂者自居。

N

nama-sankirtana — 集體唱頌主奎師那的聖名。

namaskara — 一種有禮的招呼。

P

pranama — 頂拜。

praramahansa — 至高無上，已覺悟了神，至尊主「天鵝般」的奉

獻者。

prasada — 字義為恩慈，尤指供奉給神像的食品祭餘。

prema — 神聖愛意。

puja — 奉上崇拜。

pujari — 向主的神像形象奉上正統崇拜的祭師。

Purusottama — 至尊主的別名，字義為「至尊的男性人物」。

R

raganuga-bhakti — 由自發吸引力或愛意驅策的奉愛高階。

rasa — 娜莎、甘露、情悅；對奎師那完美的愛謂之品味(rati)，結合各種超然的狂喜極樂，轉變為長流不息的情感時，內心產生的靈性改變。

rasa-lila — 娜莎之舞；主奎師那和巴佳牧牛姑娘(vraja-gopis)的舞蹈，那是奎師那和牧牛姑娘—祂最私密的僕人—之間靈性愛意的純粹交流。

rasika — 心內品嚐奉愛極樂情感(rasa)的人。

roti — 烤餅，未經發酵而烘焙的印度麵包。

rudraksa — 字義為「施威(Siva)之眼」，這是施威的追隨者把之串連一起，用作唸珠的漿果。

S

sabji — 雜燴，煮熟的蔬菜。

sadhaka — 懷著臻達對主奎師那的純粹奉愛為目標而遵從靈性規則的人。

sadhana — 奉愛生命的階段，為了促使對主奎師那的狂喜純愛展現，而遵循靈性規則。

sadhu — 聖人。

sadhy — 靈性修習的目標。

sahanai — 一種最適合於印度婚禮中演奏而見稱的管樂器。

sakha — 男性朋友，友伴或侍從。

sakhi — 女性朋友，友伴或侍從。

sakhya — 與主奎師那的五種主要關係之一，當人處於靈性極樂或純粹愛意境界時，便會確立於心；以朋友心緒表達對主的愛或依附。

salagrama-sila — 谷石，主拿拉央那(Narayana)自我顯現的神像，其形象為見於喜瑪拉雅山甘達基河(Gandaki)，小而圓的黑色石塊。

sannyasi — 處於生命中棄絕階層的人。

santa — 中性情懷，與主的五種主要關係之一，當人處於靈性極樂或純粹愛意境界時，便會確立於心。

siddhanta — 哲學學說或法則、已有明證的結論、已確定的結局、無可否認的事實。

simhasana — 皇座，一般放於祭壇上。

sitara — 三至七弦的印度樂器，內有共鳴器。

svarupa — 自我的永恆固有本質和身份，在狂喜愛意的境界中便能覺悟到。

T

tilaka — 奉獻者(Vaisnavas)塗於額上和身體其他部份的粘土標

記，象徵他們對主奎師那或維施努(Visnu)的奉愛，並奉獻軀體為主的廟宇。

tulasi — 荼拉茜，神聖植物，奉獻者用其葉子和花蕾崇拜主奎師那；木材也用作唸珠或項鍊。

V

vaidhi-bhakti — 經典的規範守則所驅策的奉愛。

vaijayanti — 長及膝蓋的五彩花環。

varnasrama — 韋陀社會體系，把社會分成四個職務部份(varnas)和四個生命階段(asramas)。

vatsalya — 與主奎師那的五種主要關係之一，當人處於靈性極樂或純粹愛意的境界時，便會確立於心；以雙親心緒表達對主的愛或情感。

vina — 一種琵琶類的大型印度樂器。

Vraja — 聖溫達文(Sri Vrndavana)，在瑪圖拉(Mathura)區域方圓八十四平方裏之地，奎師那在此上演祂的逍遙時光。

Y

yoga — 瑜伽，(1)團聚、見面、連繫、結合；(2)以建立與至尊的連繫為目標的靈性鍛煉。瑜伽有眾多不同分支，如業報瑜伽(karma-yoga)、思辨瑜伽(jnana-yoga)和奉愛瑜伽(bhakti-yoga)等等。除非特別指明，否則瑜伽一般泛指帕曇傑裏(Patanjali)的八部瑜伽體系。

Yogamaya — 主的內在能量，能加強祂逍遙時光的甜蜜和美麗。

yogi — 瑜伽師，懷著覺悟超靈或與主的人格化軀體融合之目標而修習瑜伽體系的人。